

人物評述

蔡元培題

人物評述續編

債之等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人 物 評 述 續 編

每冊實價伍角
外埠酌加寄費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著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生 活 書 店 <small>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small>	倩 之 等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二 月 出 版

目次

鋼鐵一樣のス達林·····	倩之(一)
力圖挽救美國資本主義危亡的羅斯福·····	倩之(九)
捷克斯拉夫大政治家馬賽立克·····	若明(一九)
馬賽立克的繼承人——貝奈斯·····	若明(二七)
愛爾蘭獨立運動領袖凡勒拉·····	寒風(三三)
黑衫宰相墨索里尼·····	罕其(元)
波蘭的軍事獨裁者皮爾蘇斯基·····	若明(兕)
最活躍的新外交家李維諾夫·····	寒風(丑)
1 女外交家兼著作家柯崙泰·····	雲輝(益)

麥克唐納的生平·····	雲輝(七一)
爲大衆努力的偉大文豪高爾基·····	情之(八一)
巴比塞的戰鬥精神·····	周游(九三)
民族革命的象徵魯迅·····	子三(九六)
羅曼羅蘭·····	寒風(九九)
紀德的文藝生涯與勞作·····	寒冲(一二五)
最偉大的青年作家蕭洛霍夫·····	寒冲(一二)
奮發有爲的德萊塞·····	寒冲(二七)
丹麥的高爾基——納克索·····	寒冲(二五)
博學的小說家威爾斯·····	雲輝(二四)
印度詩人太戈爾·····	情之(二四)
一個新型的藝術家摩爾·····	寒冲(二五)

目 次

世界語的創造者柴門霍夫·····	若明(二六)
加里甯夫人·····	嘉音(七三)
居禮夫人的科學生活·····	倩之(二八)
天才舞蹈家鄧肯青年時代的奮鬥生涯·····	若明(二七)

鋼鐵一樣的斯達林

情·之·

在資本主義國度裏，一個大政治家倘使是出身寒微的，一定要在世俗的歷史和口碑中被當作稀有的幸運的傑出英雄，因為他的成功總多少是帶有一點偶然性的。但是在今日的蘇聯，許多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出身於貧兒，却是最不希奇的，當代最高的政治領袖斯達林（Joseph Stalin）便是一個貧苦的補鞋匠的兒子。

說起「斯達林」這個名字，許多人都知道是「鋼鐵」的意思，很能使人想見這位赤色英雄自己選定這奇特的名字時的志趣，他的確是要把自己鍛鍊得同鋼一般堅強，他日後的生活和事業都能發揮鋼鐵的力量。可是，斯達林的父母原先給他取的名字却是帶着濃重的宗教意味的。因為當斯達林還沒有誕生的時候，他的懷孕的母親就禱告上帝，說要是將來生下來的是個男孩子，就讓他從小做一名

服事上帝的永遠信徒，後來斯達林去世了，就給取上了約瑟（Joseph）這個名字，至於他的本姓乃是菊伽塞維里（Djugashvili）。

幼小的時候，斯達林是在流浪兒隊伍中生活着，使他養成了爽直豪邁的性格。他的父親很早就死了，賴他的母親替人縫衣養活，並且把他送進了一個宗教學校。在學校裏，他便開始感受了革命的思想，因為那時正有一羣違法的社會主義者來到高加索地方，他們散播着社會主義的種子。斯達林和他們互通聲氣，並且以強烈的興趣研究着馬克斯主義。學校當局壓迫着學生的思想和行動，時常搜查他們的書籍，有一次斯達林忍無可忍，便領導着同學起來反對學校當局的無理壓迫，結果被開除學籍。

斯達林聽到列寧的名字，是在二十歲的那一年，這時他已經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了。他開始參加社會民主黨狄佛里斯地方支部的秘密工作，他不斷把社會主義的宣傳品分發到工人區域中，他操着裝釘書籍的職業掩護他的秘密工作，並

且在地下室裏或小木屋裏印刷着秘密的報紙，二十一歲他被派到巴登擔任組織工作，大受警察注意，不久就被捕下獄，在獄中度過了兩年。此後他更用化裝術從事秘密活動，可是不管他是怎樣用各種方法掩護自己，而警察和偵探的蹤跡總是不斷地跟隨着他。沒有多久，他又被捕，這一次是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靠着他的過人的機敏，還未到目的地，他便脫逃了。

斯達林在這時開始和列寧通訊。當時社會民主黨已分裂而為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兩派，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派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於芬蘭，斯達林被派往出席，和列寧作第一次的晤面，此後他始終是站在列寧的路線上，為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工作而奮鬥。

過慣了地下生活的斯達林也過慣了牢獄和流放的生活，他的脫逃的技術在現在差不多當做神話般傳說着，從二十四歲到三十歲，他被捕過六次，每一次都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可是經過了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之後，他又逃了回來。

一九二二年俄國爆發了二十多萬工人的大罷工，斯達林在這次事變中擔任着極重要的指導工作，他幫助列寧創辦布爾塞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真理報。有一次，他爲了籌募辦報的經費，舉行了一次的音樂會，他親自到會中和同志接洽黨務，不料在會場四周早已埋伏了偵探，當他自己和同志發覺了偵探之後，他很快地穿了一件女人的衣服往後門脫出，誰知還是逃不過偵探的耳目，把他架走了。這一次算是他的第七次被捕。他被流放到遙遠的北極地帶，在那裏度過悠久的寒冷的歲月。他住在一間小木屋裏，冬天則獵鳥以爲食，夏天則捕魚以充饑，一個人自炊自食，縫補着自己的衣服，並且自己掘土伐木建造小屋，這樣過着一種極其勞苦的生活。在冰天雪地脫離了羣衆的孤寂生活中，他讀着馬克思和各個科學家的名著，修養自己的革命理論。

因爲斯達林屢次脫逃，所以這一次官憲對他的監視特別嚴密。那時他已得知帝國主義戰爭已經發生了，但他天天在期望着革命的火燄早日燃燒起來。果然，

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在北極處終於得到了從遠方傳來的可喜的消息，就是革命已經爆發了，沙皇政府已推倒了。他以烈火一般的興奮秘密跑回了聖彼得格勒，幾乎沒有引起羣衆的注意。他擔任了真理報的總編輯，並且把它改組。當列寧從國外跑回提出『反對戰爭，分土地於農民，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口號的時候，斯達林便堅決地爲列寧的路線而鬥爭。五月間布爾塞維克黨在聖彼得堡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斯達林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關於革命策略的意見，使列寧的主張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力量。這一次他當選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並且參加政治局，擔任常務秘書，兼黨報總編輯。

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不能解決和平麵包與土地的問題，而前線俄軍失利的消息又不斷地傳來，這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懣。布爾塞維克在列寧的領導之下發動了幾次盛大的示威，並且爭取了廣汎的羣衆到革命的旗幟之下，斯達林和其他同志們則極力進行宣傳組織的工作。這樣就在十一月間（俄曆十月）爆發了偉大的

勞工階級的革命，一個嶄新的蘇維埃政權便第一次出現在人類歷史上了，斯達林在新政府中被任爲民族事務委員長，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處理民族問題。同時他對於黨的組織和指導也盡了很大的力量。

內戰爆發了。反革命軍隊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之下反攻革命，蘇維埃政府動員着一切武裝力量和反革命軍搏鬥。斯達林在內戰中顯示了卓越的才能。他被派赴前線擔任指揮並管理軍事給養。他一到任便施展鐵的手腕決意整頓紅軍，加強軍隊中的政治教育。後來被調回莫斯科，擔任黨內的組織工作。當反革命軍再度反攻彼得格勒的時候，他又重被調往前線，迎頭痛擊反革命軍，結果獲得了極大的勝利。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他被任爲工農監察人民委員會主席，並擔任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

列寧死後，斯達林繼承了最高的革命指揮者的地位。他和托洛斯基派以及一切的反對派作無情的鬥爭，因爲他的主張正確，獲得了勝利。他根據列寧的遺教

主張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有勝利的可能，這樣便手創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計畫——五年計畫。第一屆五年計畫在四年間便完成了。從一九三三年起，第二次五年計畫又突飛猛進地在斯達林的指揮之下把蘇聯推向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境界裏去。現在全蘇聯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都顯示了朝氣勃勃的新世界氣象，斯達林的偉大的理想是漸次勝利地實現了。

去年（一九三五年）在蘇聯第七次全聯盟代表大會上，斯達林提議依照社會主義的發展，改革聯盟的憲法，這議案獲得了一致的通過，斯達林被推定為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今年六月間新的憲法是已公布了，它充分地反映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確保了全蘇聯人民的民主權利，並且作成了蘇聯社會主義向更高階段發展的指導規範。它不但引起了全蘇聯民衆的歡欣鼓舞，而且得到了世界各國大衆的熱烈稱讚。這新憲法正如五年計畫一樣，是斯達林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創成的最新的社會主義傑作。

斯達林今年五十七歲了，他以四十年的歲月獻給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其間辛苦備嘗，他的心血畢竟沒有白白耗費，他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勝利，看到了他的祖國正在向着新的歷史階段邁進，看到了全世界的大眾正在爲爭取新世界的實現而奮戰，他滿意地微笑了。

這個掌握新類人的運命的鉅人，到現在仍舊過着一種樸實無華的生活。他住在莫斯科城外一座普通小屋子裏，飲食起居和普通工人沒有什麼兩樣。他的工作分配得極有規律，今天要做的事情儘可能在今天做好，非不得已決不延擱到明天。他的私生活是已經同大眾的生活溶成一片了。

力圖挽救美國資本主義危亡的羅斯福 情·之·

現任美國大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和他的前任者胡佛可以說是兩個絕對不同的人。胡佛是一個出身貧寒的政治家，而羅斯福原却是一個豪族的子弟；胡佛是一個舉動遲鈍口才很壞的人物，而羅斯福却是一個舉止敏捷長於詞令的幹才。但最要緊的，還是胡佛是屬於主要地代表東北部工商業資本家的共和黨，而羅斯福却是屬於主要地代表南部農業地主的民主黨。民主黨的勝利使羅斯福登臺掌握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命運，而美國資本主義的動盪不安却就由羅斯福的統治反映得很明顯。

美國大總統中以羅斯福為名的，前後共有兩個，一個是第二十六屆大總統錫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一個便是這位佛蘭克林·羅斯福，而前者便

是後者的堂兄。佛蘭克林·羅斯福的父親原先也是一個外交家，過了好久的鏟居生活，五十多歲的時候才娶了莎娜·第拉諾 (Sara Delanos) 做繼室，羅斯福便是第拉諾女士生的。

羅斯福從小就給父母鍾愛着，盡心地教養着，家裏終年請着外國教師教授外國語，所以他的語學根柢異常好。他性喜活動，打獵射擊是他幼年最感覺興趣的玩意兒。後來進了學校，又愛好各種田徑賽及球類運動。他受着各種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的思想的灌輸，希望進海軍學校，造成一個海軍名將，因為他常跟父母遠涉重洋，對於海上生活極感興趣。但是他的父母却令他進了格羅頓公學 (Grouton School) 使他稍稍感到失望。畢業後考入哈佛大學，專攻歷史與政治。在學校中，他就是一個很有政治興趣的活動份子。他編輯校刊，發表了許多政治的及一般的議論文章，也參加了學校中的政治俱樂部。而他的從兄錫奧多·羅斯福在當時又是一個政治上的紅人，後來並做了美國大總統，給予這位青年以很大的鼓勵。

羅斯福在哈佛大學畢業後，便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專攻法律。一九〇七年受律師試驗及格，加入紐約有名的律師事務所開始律師生活，他對於海上法有特殊興趣，以後就專門處理海事訴訟案件。但他最大的興趣還是注意到政治方面，他一方面當律師，一方面從未停止過他的政治活動。一九一〇年便是他正式踏上政治舞臺的一年，也是他開始在政治上大獲勝利的一年。當時民主黨與共和黨為爭奪紐約州的知事而從事狂熱的大競選，羅斯福被推為州會議員選舉的民主黨候選人。最初共和黨氣燄極大，大家預料民主黨決非對手，但是最後情勢變得完全不同了，開票的結果，勝利却屬於民主黨，共和黨慘敗，狄克斯 (John A. Dix) 當選為紐約知事，羅斯福也當選為州參議員，那時他還只有二十八歲。

但是他一加入州議會以後，紐約州的民主黨便起了一個很大的內鬨，發生了所謂阿爾巴尼 (Albany) 派與湯瑪尼 (Tammany) 派的分裂，湯瑪尼派的領袖是爾費 (G. F. Murphy)，是一個懷着極大政治陰謀的老政客，企圖支配州議會，壟

斷奎州政權。一九一一年，州會須選舉一人充任聯邦會議的參議員，穆爾費便提出他的心腹息寒（W. Sheehan）為候選人，羅斯福是屬於所謂阿爾巴尼派，對穆爾費反對甚烈，終於聯合了一派同志把息寒打倒了。在現在有人稱讚羅斯福是為了什麼『正義』而同湯瑪尼派宣戰，却不知道當時這兩派各有資本公司集團做背景，羅斯福不過是比較具有開明的政治頭腦的人物罷了。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切資產者羣和地主們的政黨及其各派鬧什麼政爭，大多數是反映着各派老闆地主的經濟政治利益的紛爭，對於美國的政爭史也應如此看法。

羅斯福從小對於海軍就感覺極大的興趣，他認為要鞏固美國的國防，伸張美國的國勢，只有儘量地擴張海軍。後來他的抱負居然實現了，這便是在一九一三年威爾遜就任大總統時榮任了海軍次長之職。羅斯福能夠做到海軍次長當然不是偶然的，威爾遜得被選為總統，羅斯福就賣過很大的氣力，同時威爾遜又很器重他的政治才幹，所以當海軍總長丹尼爾（Josephus Daniel）提出羅斯福做次長時，

威爾遜便滿口答應了。

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美國國外貿易激增，國內資本主義的繁榮已逐漸趕上了歐洲的先進資本主義國。許多政治家還沒有感覺到發展海軍的必要，但是羅斯福正能代表一部份向國外拓展的資產者羣的要求，一參加海軍部，便極力鼓吹海軍在國家地位上的重要，在海軍預算委員會中提議擴張海軍，真珠港大船塢便是在他的建議之下建設起來的，這成了太平洋上一個最大的海軍防地。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了，儘管美國的資產者羣最初保持穩重的中立態度，但戰火一燒到自己頭上，同時世界的富庶與霸勢又在他們面前起着強大的引誘作用，終於是把『中立』的美國捲入戰爭的急流中去了。羅斯福在這一時期替本國資產者羣建過一些什麼殊功呢？首先是他積極地主張準備大規模軍需品，更急速地擴張海軍。後來美國能對德取勝，並且控制歐洲，羅斯福的大海軍計畫與海軍防務建設是有很大的功勞的。在大戰時，他曾親自上火線去慰問美國作戰

軍隊；大戰終了後，他又跟隨大總統威爾遜出席巴黎的和平會議，襄贊威爾遜的國際聯盟計畫，美帝國主義控制世界的雄心到這時是已表露得再顯明沒有了。

但是就在威爾遜提出所謂「十四條」的和平原則建議組織「國際聯盟」以後，立刻引起了國內猛烈的非難，說這十四條徒然幫助了歐洲戰勝列強，美國並未得到多大好處；說美國是不得已而參戰的，戰爭既經結束，美國就不應捲入世界政治漩渦。於是敵黨拿這些理由猛力向民主黨進攻，在聯邦議會中終於否決了威爾遜的「國際聯盟案」。後來在大總統的競選中，羅斯福被推為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結果民主黨也遭受了慘敗。羅斯福就暫時歸返田園了。

下了野的羅斯福暫時擺脫了政務，而過着閑適的生活，時而遊山打獵，時而遠足旅行。不想有一次作了一次海上旅行之後，他突然得了一種奇怪的病症，陷入癱瘓的苦態，兩腿動彈不得，醫生斷為「小兒性麻痺症」，這使他受着絕望的打擊，但是靠着他的耐心和醫生的指導，利用了藥石與溫泉的治療法，終於使他

戰退了可怕病魔，重新踏上政治舞臺，使敵黨又把他看做一個頑強的政敵。

羅斯福慨歎着民主黨缺少有力的領袖人物，同時又不能團結一致，所以病後他就極力爲統一黨務而努力。他對於湯瑪尼派本來是取着敵視態度的，但爲了要吸收這一派的羣衆，也不得不跟他們攜手，有一次他極力推薦湯瑪尼派的史密斯（Alfred Smith）爲大總統候選人，同時他自己却被推爲紐約州的州長候選人，但是選舉戰的結果，史密斯是遭了慘敗，而羅斯福的紐約州州長却穩穩地到手了。但是後來他到底同湯瑪尼派分裂了。他就任州長以後，卽和紐約市長華克爾（Walker）發生了正面的衝突，有一次紐約市民爲了不滿意市長的施政，舉行了一次請願，要求澈查紐約市的行政，羅斯福便大展鐵腕，接受市民的要求，結果華克爾被迫自殺。因此引起了湯瑪尼派的忌恨，就是他的好友史密斯（屬湯瑪尼派）也變成了他政治上的死敵。

羅斯福很能利用美國中等階級小資產者羣的心理，對於獨占資本家略略表現

反對的態度，這跟德國希特勒未上台以前所標榜的政策是差不多的。但他深怕美國的勞動大眾用革命來改變美國的社會秩序，因此希望用溫和的獨裁的辦法調和社會階級的衝突。這就是羅斯福的『社會主義』（有人稱羅斯福政策為『社會主義的』，其實在客觀上帶着一點諷刺意味）。

一九二九年十月以來，美國資本主義——也可說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災難到了。無論在金融界，工業界，商業界，農業界都捲起了空前的恐慌狂潮，失業人口頓時塞滿了各個都市，使美國的『繁榮』夕照沉到地平線以下去了。胡佛政府用盡了全副氣力想來挽救這個頹勢，但一點也沒有效，恐慌反愈來愈兇。共和黨政府在恐慌的火燄中灼得焦頭爛額。於是民主黨人利用時機大肆活動，終於在一九三二年的總統選舉中，胡佛被羅斯福戰敗了。

羅斯福一上臺，便宣佈要復興美國經濟繁榮，他御用的『頭腦托辣斯』居然提出『計劃經濟』這個怪響亮的名辭，所謂國民復興運動或藍鷹運動，便這樣展開

了。在羅斯福政府的『新政』(New Deal)之下，出現了三R政策，第一是『失業救濟』(Relief)，第二是『產業復興』，第三是『社會改良』(Reform)，但這三R那一件有成績可言呢？可以說是全盤的失敗。到了去年(一九三五年)羅斯福的復興法案經過法院的一紙判決，使所謂恢復美國繁榮的夢幻已經被擊得粉碎了。到現在，連羅斯福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他的那個『偉大的試驗』已歸於失敗。

羅斯福執政後最辣的一手，是與其他各國作猛烈的貨幣戰爭。他一開始便廢除了金本位，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但這也並不能減輕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

庸俗的人們總稱讚羅斯福是如何光明正直，以為即使他的新政失敗了，他的『偉大人格』仍然是值得崇拜的。這種盲目的崇拜英雄的思想，顯然是忽略了羅斯福所屬的社會層。事實上，自從民主黨執政以後，美國的政界並不比以前清廉，或者可以說比以前只有更黑暗，單就民主黨用國家的金錢與職位來支助選舉這一點，就可以使我們想見美國的吏治之一班了。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超人

的聖潔的偉大政治家是沒有的，因為每個政治家的生活意識都不能不受到他所屬的社會羣體的規定。對於羅斯福，我們也要如此認識他，評價他。不過羅斯福到底在美國資產者羣的政治圈子裏，還不失為一個比較開明的政治家。他反對大資本家過分跋扈，相當能維護國內的民主勢力，而對於國際和平，雖然還是脫不了新門羅主義的消極態度，但他對於國際的侵略戰爭，究竟是表示反對的。在國際和平陣線繼續推動，將來有可能成為國際和平勢力的支助者。

一九三六年美國大總統競選，羅斯福又把他的政敵蘭登 (Landon) 戰敗了。他得以在美國白宮中繼續做掌握美國資本主義命運的人，他的勝利無疑是美國民主勢力比較佔優勢的證明，因為蘭登受着法西斯勢力的支持，他如果一上台，比羅斯福執政當然要反動多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羅斯福親自出席阿根廷京城的汎美和平會議，這對於世界的和平運動是有相當的推動作用的，雖然我們不要忘了美國想趁此建立汎美集團的新門羅主義企圖。

捷克斯拉夫大政治家馬賽立克

若·明·

世界大戰後，在歐洲創立了或重新建立了好幾個新興國家，這些國家多半是戰勝帝國主義——主要是英法重新分配歐洲領土的產物。被稱爲『小協約國』之一的捷克斯拉夫就是戰勝的協約國爲瓜分戰敗國而建立起來的。這個小國是由德國割讓的上西利西亞及奧·匈一部分領土構成的。自從德國希特勒黨掌握政權以後，即企圖合併奧大利，小協約國都極力反對，捷克斯拉夫就是反對最力的一國，因爲德奧如果合併成功，小協約國即有被摧毀的危險。

雖然捷克斯拉夫主要地是爲適合戰勝強國的利益而建立起來的，雖然這個新國的建立並不是真的依照什麼民族自決的原則的，但是它有長久的歷史，確是事實。早在十六世紀，它本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自從爲德國戰敗爲奧國合併以後，

經過四百年的奴役，捷克斯拉夫人是備受哈布斯堡王朝的殘酷壓迫的苦痛。等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後，協約國鼓動捷克斯拉夫人參加反德奧的戰線。捷克斯拉夫的資產者羣與地主就乘機組織軍隊幫助協約國。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受英國的承認為協約國之一，這便是捷克斯拉夫被稱為「小協約國」的由來（另外還有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也是小協約國）。同年十月十八日捷克斯拉夫宣布獨立，十一月十四日受各國的承認，於是在歐洲多了一個小共和國。

提起這個新興國家，大家就會聯想到它的那位開國元勳，那就是連任捷克共和國四屆總統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才下野的馬賽立克 (Thomas Garrigue Masaryk)。

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中，馬賽立克是最傑出一個。說起這位大政治家的生涯的確是很能引起許多人的驚異的。他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馬車夫，家境很是貧苦，後來又改做農夫，六歲的時候，馬賽立克進了小學，對於讀

書感覺濃烈的趣味，幾年之後就能閱讀成人的讀物。大約在八九歲的時候，他便開始過半工半讀的生活，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便在一個教會裏當雜差。十歲時進了一個師範預備學校，但因為家裏太窮，不得不退學，在奧京維也納做了一家五金鋪子裏的小伙計。一有空暇，他便如飢如渴地讀書，晚上在就寢時回憶書中所說的一切，便引為莫大的趣味。但在店內他受到了別人的譏嘲侮辱，因為他是一個捷克斯拉夫人，那時捷克人在奧國就跟猶太人在資本主義各國一樣，是受到歧視與排斥的。他的書籍常常為一些不良少年偷去，他精神上感覺異常的苦痛，又因為和同事們合不來，便憤然辭職回家。不久就到一個製造鑰匙的鐵匠店裏做打鐵匠，把由勞動賺來的一點工錢買書閱讀，是他在工作餘暇唯一的快慰。後來仍以工讀辦法繼續進了中學校讀書，在異常窮困的時候，他常常兩三天不吃東西，但把書籍當做麵包。他生性異常機警多智，據說有一回普魯士的軍隊侵入他的家鄉，那時他還只有十八歲，便寫了許多『霍亂時疫流行』的標語到處張貼，

普軍看了這種標語，深怕傳染，便馬上退走了。

在中學以特異的成績畢了業，馬賽立克便進了維也納大學，學費是由任私家教師賺得的。畢業後在母校當了助教。後來維也納派他到德國來比錫大學留學。不久，他同他的新婚夫人到了美國。到一八八二年，被聘為布拉格大學的教授，那時他才只有三十二歲（在我國三十二歲當大學教授一點不希奇，因為沒有嚴格的限制，但在歐洲各國却是很少見的）。他在這個捷克斯拉夫的最高學府內以學識淵博教授法高明博得了廣大的聲譽。他平常最熱心資助許多貧苦的學生，因為他覺得自己就是出身貧寒的學者，對於後來的寒士實有幫助的義務。在這許多高足弟子中，有好些後來都變成了他日後的政治上的助手。捷克的外交總長貝納斯（Edward Benes）就是他的得意門生之一，這回馬賽立克宣布『倦勤』，貝納斯就繼任為捷克的大總統。

馬賽立克一面在大學教書，一面從事政治活動。他這時是懷抱着一種熱愛的

民族思想，唯一的目標是要使捷克斯拉夫脫離奧國的統治而獨立，可惜他是站在資產者羣的愛國主義上進行民族運動，他所接近的人物都是一些資產者羣的政治家，他不能跳出他自己所處的社會圈子爲他的勞苦同胞組織澈底的民族革命與社會改造，却代表他本民族的工業資本家地主的利益進行『民族獨立』的工作。也正因爲如此，他才獲得了民族資產者羣的信仰與擁護。他利用教書的餘暇，自己主辦政論雜誌，並且組織了一個政黨，名叫『唯實黨』(Realist Party)，但參加的只有幾個學者。他在社會上的聲譽一天一天增高起來，使他在一八九一年得以當選爲國會議員。他當時的政治主張，只不過是要把奧、匈帝國的專制政體改造成爲民主的聯邦政府，並沒有推翻奧匈帝國統治的意思。在國會中他常以最勇敢最鋒銳的辯辭攻擊政府，尤其是對於德國對於奧國的侵略以及奧國對於巴爾幹(捷克也在內)的侵略反對最烈，頗爲當局所忌。但他終於覺得這樣對於民族獨立運動沒有多大影響，於是辭去了議員的職務從事民間的政治活動，特別注意於宣傳工

作。那時候在奧國發生了一樁冤獄事件，有一個猶太人名叫喜爾斯拉的被控殺害了一個少女，而爲官廳拘捕起來，並且根據了莫須有的罪狀而判處死刑。馬賽立克覺得這種裁判未免太荒謬了，便挺身而出攻擊政府的昏暗。這使他遭受了各方面的非難，斥罵，甚至他的學生們爲此事罷課反對他，但是他一點不喪氣，他仍然大聲疾呼地替那位被冤的犯人辯護。終於這樁案子水落石出了，因爲真的犯人被捉到了。他的學生們因此很負疚地向他道歉，自此他更受到了許多人的讚美。

世界大戰爆發了，馬賽立克認爲這是展布民族獨立運動的最好機會，於是利用這個機會從事宣傳與組織的工作。因爲他那時已經有六十四歲了，所以能夠免除軍役，暗中策動捷克斯拉夫的反奧運動。奧匈政府恨他刺骨，便下令通緝他，甚至有人傳說他已被槍斃了（大戰時期捷克人因圖謀獨立而被奧匈政府所殺的政治犯有六萬人之多）。相傳在他逃出國境之前，他還很大胆地去拜會過波希米亞的省長，使這位省長反愕然不知所措，因爲馬賽立克正是他所要逮捕的政

治犯啊。但是因為馬的辭鋒逼人，反叫這位省長聽了他一番教訓，呆呆地看着他走出了衙門。

費了許多周折，馬氏總算逃出了國境而來到意大利，後來又到了瑞士。在日內瓦和他的學生貝納斯及一位同族的學者史德芬尼克（Stefanik）組織了捷克斯拉夫國民委員會，這就是指導捷克斯拉夫獨立運動的組織。馬賽立克知道要獲得獨立勝利，就非投効協約國不可。而協約國為要擊敗德奧聯軍，也很積極地援助馬賽立克。捷克斯拉夫國民委員會為協約國做了一些什麼重要工作呢？第一是極力煽動奧軍中捷克軍兵變，使俄國軍隊得以乘機攻破奧軍前線。第二，策動了服務於奧國各機關中的捷克人替協約國擔任偵探工作。

在世界大戰中，馬賽立克不但做了許多宣傳組織的工作，而且他也參加軍事的活動。他一面派遣他的學生貝納斯到法國集合捷克族的俘虜（即加入為奧軍作戰而為協約國俘去的），編成正式軍隊幫助法國意圖作戰，一面親自到倫敦去活

動，募款援助捷軍。俄國革命發生後，馬氏急往俄國作了協約帝國主義進攻俄國革命的爪牙，組織了捷克斯拉夫保衛團，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污點。後來終於被紅軍擊敗，他逃往日本美國，仍進行他的遊說工作。

當捷克軍衝出了赤軍的重圍而退向太平洋沿岸時，協約國便深為捷克的『民族英雄』慶幸，捷克獨立就獲得了戰勝的帝國主義贊助了。所以捷克『獨立』是有兩重意義的。第一是協約國要使這個民族從奧匈分離出來，削弱德奧復仇的力量；第二是協約帝國主義報復捷克資產者羣進攻俄國革命的功績，同時利用它和其他小協約國以後永久作為反蘇俄的前鋒。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會驚訝馬賽立克的成功，也不會把捷克建國的功勞完全歸到他個人的才能與毅力了。他不過是代表捷克民族資產者羣替協約國列強服務的一個『功臣』罷了。

這位連任捷克斯拉夫四屆總統的『開國元勳』已經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把政權交給他的學生貝納斯而退隱了。

馬賽立克的繼承人——貝奈斯

若明

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創立者馬賽立克不久以前因年老退休了，繼承他的元首位置的是一位最活躍的外交家愛多亞·貝奈斯（Edward Beneš）。貝奈斯是馬賽立克的左右手，在捷克的復國運動中，他追隨馬氏建立了殊勳。如今他一躍而為捷克的大總統，自然要秉承馬氏的政治作風發揮他的雄圖。現在捷克依然是世界和平陣線重要的一環，貝奈斯在小協商國中向來起着領導的作用，今後大約他還是要同國際主導的和平力量繼續合作，以抵抗侵略陣線的瘋狂進攻吧。

貝奈斯出生在波希米亞科茲拉尼（Kozlany）地方一個農民的家庭中，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幼年時代飽受着宗教的薰陶。可是後來他潛心研究哲學，對於宗教的興趣便淡却了，他極其推崇倍根的哲學。到現在每逢談起哲學問

題，仍然感到津津有味。

在大學時代，貝奈斯除了熱心研究學術外，對於政治也開始感覺濃厚的興趣。故鄉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望，他便在大學畢業後遊學法德英各國京城，一九〇八年他得了博士學位，便回到布拉格充當大學的講師時但教師生活在他是感着不滿足的，他便結交許多民族主義者投身於民族獨立運動中。馬賽立克便是他最服膺的一位政治領袖。

馬賽立克領導的民族運動在世界大戰爆發後，像火一般燃燒起來，並且迅速地蔓延各地了。貝奈斯以青年的熱情和出衆的才智，冒着極大的艱險，獻身於民族獨立運動。他擔任的是情報與交通的工作，因為那時馬賽立克們在國外指導捷克的民族運動，全仗貝奈斯在國內不斷供給情報，而與匈帝國與瑞士的交通也全賴他聯絡。警察對於他的活動是非常注意的，但是他的機警與祕密工作的才能竟能躲避警察的耳目，使他和國外同志的聯絡毫不受到阻礙。他常常刺探奧匈帝國

的軍事政治秘密，將此等秘密消息供給國外同志，使奧匈政府在鎮壓獨立黨活動上感到了極大的不便。

但是奧匈政府最後採取緊急的措置，向捷克民族獨立黨進攻了，貝奈斯是通緝名單上的第一名，這樣他不能不逃往瑞士去，在那裏過着亡命的生活。可是他的政治頑強性反而鍛鍊得比以前愈加堅韌。他以全力來從事宣傳工作，鼓吹祖國的獨立，他一面向捷克人指出復興祖國是捷克民族唯一的出路，一面要求協約國給予捷克獨立以實力的援助。協約國認為馬賽立克貝奈斯的要求的確可予同盟國以打擊，因而允許他們和協約軍合作。於是貝奈斯和他的同志馬賽立克斯丹芬尼克(Starank)組織了捷克獨立軍和協約國互相呼應。並且在巴黎成立了具體而微的捷克斯拉夫臨時政府，貝奈斯擔任着外交的職務。他施展着極靈活的外交手腕，利用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矛盾，周旋於大國之間，最後竟使各國承認了捷克獨立的要求。捷克共和國便在奧匈帝國廢墟的一部分上建立起來了。

貝奈斯的外交政策是捷克共和國之所以能夠成立並且維持不墜的有力因素。他是凡爾賽體制的熱烈擁護者，又是著名的親法主張者。因為他認為要維持捷克共和國的生存，就必須防止凡爾賽體制的崩潰，尤其要防止奧匈帝國的復活與德奧合併。十多年來的外交政策使他成為國際聯盟的有力的維護者，他和巴西區（M. Pashitch）、瓊勒斯古（M. T. Jonescu）共同創立了小協約（Little Entente）、使捷克和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結成了抵抗德奧勢力的鐵一般的聯盟。巴西區，瓊勒斯古都已去世了，因此貝奈斯是現存唯一的小協約的創始者，許多人稱他為小協約國的保姆，決不是偶然的吧。

貝奈斯在外交作風上很像法國的赫里歐，他極力維持歐洲的和平，阻止戰爭的爆發，因為他認為如果歐洲大戰爆發了，捷克的生存很可能會歸於毀滅。他原先也是反對布爾雪維克的，但是當他看到德國納粹勢力的威脅一天一天增大時，他不能不和蘇俄和平勢力緊密地合作了。在現在，貝奈斯和不久以前御任的羅國

外長蒂杜萊斯一樣，是領導小協約國拱衛和平陣線的健將。

正如對內殘暴和對外侵略分不開一樣，對內能夠維持民主勢力的，對外也常常能夠維護和平。貝奈斯努力國際和平運動，對內的統治也比較傾向於民主主義。他很仰慕法國的民主與自由，對於希特勒莫索里尼式的法西斯獨裁，他絲毫感不到興趣，他認為捷克應該走英法的民主道路，不應追隨意德之後。因此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中，他總算是比較開明比較遠見的。

當年老的馬賽立克宣布辭去政務以後，貝奈斯便在國民會議中以極大多數被選為大總統，捷克人都把他看作第二個馬賽立克。

貝奈斯今年才五十二歲。他的個性看上去似乎顯得很冷靜，平素不苟言笑，使人望而生畏，他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對於體育運動却有着非凡強烈的興趣，在歐洲他是一個有名的競走家。他的工作精力非常好，每天工作的時間通常總在十五小時以上。在公餘之暇，他歡喜研究學問，特別是哲學對他始終具有一種極大

的吸引力。

貝奈斯在儀表上仍然不脫他父親遺傳下來的農民風。他的態度似乎是很冷酷的，但却帶着充分的謹愿肅誠氣味。他說話極有條理，能夠把複雜無比的問題講得明白扼要，這大約是由他每年的外交活動訓練出來的吧。

愛爾蘭獨立運動領袖凡勒拉

寒風

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領袖凡勒拉 (Eamon De Valera) 是一八八二年在美國出生。他的父親原來是一個西班牙的醫生，因觸犯英政府而亡命到美國，凡勒拉才五歲的時候，父親就死了，母親改嫁之後，便把他送到他在愛爾蘭的舅父家裏養育。這個特異的孤兒，少年時代刻苦地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他因為目擊自己的民族橫遭英人的壓迫，便蘊蓄着仇恨英國的民族復仇思想。因此從小他就想把自己訓練為一個恢復民族自由的戰士。

他原先本來對科學具有濃烈的興趣，在大學時他所學的是數學和天文學。畢業後，他在都柏林當了一個算學教員，學生們對他都非常尊敬，因為他的教授法富有趣味，使聽他課的學生全然不覺得厭倦。不久他和校中一位女同事結了婚。

當時愛爾蘭在英帝國主義的暴虐的統治之下，喘息在不自由的窒悶空氣中。英國收奪愛爾蘭的農業富源，沒收愛人的土地，愛爾蘭的婦女兒童整批地被賣到西印度羣島去，至於愛爾蘭人的生命自由也是完全沒有保障的。這種無可忍受的慘痛便激起了這個被壓迫民族頑強的反抗。那時一個秘密的民族革命團體名叫『新芬黨』的出現了，領袖是葛里佛治（A. Griffith）。它領導激烈的反英運動，並且創辦報紙，組織民族義勇軍。凡勒拉對於民族獨立運動本來是很關切的，至此再也沒有心緒過他的粉筆生涯了。他毅然決然投身到新芬黨中，成為反抗英政府的一員健將，他受着嚴格的軍事訓練，學習作戰的策術。

世界大戰爆發了，英國政府要所有的愛爾蘭人對英帝國表示忠順，對於反英運動則實行血的壓迫。但是愛爾蘭人的獨立運動却猛烈地推進。一九一六年新芬黨人在都柏林起事，他奉命帶領義勇軍百餘名和英軍作戰。當他和妻子訣別時，他發誓寧願為民族戰死，不願戰敗而生還。英軍有千餘人圍攻他，他奮勇地沉靜

地指揮士兵作戰。但是終因衆寡懸殊，凡勒被打敗了，並且給英軍俘虜了去。他自己必死，自獄中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的愛妻，表示他情願很光榮地爲民族犧牲。在法庭上，他鎮靜地和許多革命同志聽受死刑的宣判，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許多重要的革命同志都給判處死刑，獨有他却被判處了無期徒刑。原來他最初判處的是死刑，只因爲他抗英的壯烈的戰績博得了無數英愛人的同情，許多英人都極力援助他，並且爲了他的死刑問題在國會內引起了很大的爭辯。英政府看見形勢不對，便把他改處永遠監禁。據說有一個同情於他的人特爲到獄中去探望他，報告他這個好消息，他那時正在看一本書，聽了這消息之後，只把頭略爲仰了一仰，對那人道了一聲謝，便又鎮靜地繼續看他的書。他和一百多個男女政治犯一同被流放到一個小島上去，在那裏度着飢餓的被鞭笞的生活。到了明年，英相路易喬治決定召集愛爾蘭和平會議以求解決愛爾蘭問題，爲緩和愛爾蘭人的反抗，便奏請英皇大赦政治犯，這樣，凡勒才得恢復了自由。

凡勒拉在新芬黨內的地位從此一天一天高了起來，他又有極大的組織才幹和鼓動能力，他像一塊磁石一樣把許多黨內外的羣衆都吸聚在他的周圍了。恰恰那時候愛爾蘭人反對右派葛里夫治的領導，便擁護凡勒拉擔任新芬黨的黨魁。他趁着英國在歐洲酣戰的時候，企圖組織幾十萬大軍以抗英。結果又爲英政府發覺，把他連同上百個同志一同逮捕起來，他和外面的黨人互通聲氣，設法越獄。化裝逃到了美洲。

後來他因要指揮國內的革命戰爭，便又祕密回愛。他和右派——葛里夫治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右派主張和英國政府妥協，反對和英國作戰，因此接受了路易喬治的要求，簽訂了屈辱的條約，如承認英國的宗主權，承認由愛爾蘭每年捐助英政府的鉅款，並須對英皇宣誓效忠。凡勒拉領導的左派則對這妥協反對極力，他聲明這未得愛爾蘭人民同意的屈辱條約萬不能承認。唯有堅決的不惜任何犧牲的民族抗戰，才能壓迫英國讓步，取得愛爾蘭的自由和獨立。左右兩派進行着極

烈的鬥爭，終於在都柏林爆發了內戰。凡勒拉動員他所有的羣衆和右派及英軍作殘酷的戰爭，終於因為英帝國主義的武力太大，把他擊敗了。

這之後，愛爾蘭的政權是落在右派手中。凡勒拉一點不氣餒，仍然進行他的宣傳煽動活動，給自由邦政府逮捕下獄。只因為凡氏在羣衆中的威力太大，不久就由政府釋放了他。他一出獄，即受到了羣衆盛大的歡迎。他即組織幾萬義勇軍和英政府抗戰，並和他的敵黨政府作猛烈的鬥爭。他在羣衆中揭出他的澈底反英爭取民族獨立的政綱，博得了廣大羣衆的同情。一九二八年他在普選中獲得了鉅大的勝利，他便得以恢復過去的領導地位。他握得政權後，對英國比較採取了強硬的態度，如取消對英的每年貢金，廢除對英皇效忠宣誓等，使英國很感不安。一九三二年他代表愛爾蘭自由邦和英國簽訂了一個協定，但從此之後，英愛糾紛仍未消除，凡勒拉對英的態度現在也不像以前那樣倔強了。實際上，愛爾蘭在軍事上經濟上仍舊沒有擺脫英國的羈絆，他不過是一個半獨立國罷了。

凡勒拉是一個愛爾蘭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他的民族運動也是代表着這一階級的利益的。在他握取政權之後，他便變成了愛爾蘭的一個狄克推多，對於民衆的權利和自由剝奪乾淨。所以在愛爾蘭，目前正有一股反凡勒拉的革命運動興起，凡勒拉的政治生命也許不會延續很久吧。

黑衫宰相墨索里尼

罕 其

在世界上目前正有一個黑色的瘋狂的怪物在叫囂奔馳着，它吞吃着民主和自由的果實，向着大衆張牙舞爪，將千萬人驅到戰爭的恐怖裏，使世界的文化與正義受到莫大的威脅，這個怪物就是法西斯主義。

說起法西斯主義，我們就不能不聯想到它的創立者墨索里尼，墨索里尼這名字是不能跟法西斯運動分開的。但我們却不要誤解以爲法西斯運動是墨索里尼一手製造出來的，這位法西英雄不過是在舊社會制度瀕於破滅的時代出現的一個『怪傑』，他的任務是維護資本主義體系，鎮壓社會的變革運動，他的確是得過勝利，但這勝利是在人民大衆的血泊上取得的，我們要明白這位英雄取得勝利，這勝利是否能垂之久遠，就有研究他的生平的必要。

墨索里尼在世界大戰前原來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可是他後來終於做了法西斯運動的首領了，這好像是不可能的，其實如果就他的生活思想以及他所處的環境來考察，我們就知道他的奇異的叛變不是偶然的。

這個『怪傑』原來是一個目不識丁的鐵匠的兒子，少年時代曾在鐵砧和熔爐前過生活。從小就頑強而富於破壞心，是村子裏一個有名的搗亂者。他憎惡學校的生活，打架和吵罵是他唯一的功課，同學常受他的欺侮，可是任何人都無法奈何他。一下了課，他就幫助父親打鐵，這個老鐵匠管束自己的兒子極其嚴厲，但也不能改變他的頑劣的根性。

從師範學校畢業後，墨索里尼便找到了一個小學教師位置，可是終因生活極端放蕩而被解職了。他這時已下了決心，打算到國外去過他的流浪生活。他動身到瑞士去，身上只剩下一個里拉（意幣名）。在舉目無親的異鄉，他找不到職業，爲了肌寒的逼迫，他當過運石子的小工，每天做着十一小時辛苦而危險的工作

(石子須搬到最高的建築物的頂上去)，所得的工資却極微薄。他每天疲倦得四肢不能動彈，倦了就倒在稻草堆上睡着，吃着極粗劣的番芋，這樣做了不到一個月，他就無法再支持下去了。向雇主辭了職，拿到了幾塊錢的工資，便又向洛桑漂流了。

這之後，他經歷着一段很慘苦的生活，他備嘗着飢餓的痛苦，晚上就睡在街沿上或者森林中。在飢火中燒的時候，他也求過乞。他自己感覺當乞丐是可恥的，於是使他發生了怨恨富人的復仇心理。不久他加入了社會黨，並且漸漸成了該黨的領袖之一，在一九一二年他還當過社會黨機關報前進的總編輯。可是他參加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真的認識上有了澈底的社會羣自覺，在他頭腦裏還保留着英雄主義的觀念。他在少年時代就深深地中了命運主義的毒，使他日後相信一個人的榮辱窮達是完全由命運決定的。傳說有一次有一個女相術家相他的面，把他着實誇了一頓，說他將來一定要成功為一個意大利的命運的掌握者。墨索里尼

聽了心中暗自喜歡。直到現在，據說墨索里尼還歡喜占卜一類的迷信行爲，和德國的另一個法西斯領袖希特勒相信卜筮正可相互媲美。

但如果沒有適當的機會和客觀條件，墨索里尼是還不能有所作爲的。恰恰在意大利社會階層爭鬥得很厲害的時候，世界大戰爆發了，他公開地背叛了社會主義，變成了一個堅強的主戰論者，因此被開除出黨。

他創辦了鼓吹帝國主義戰爭的機關報叫做意大利人民報，很得了一般貪婪的資本家和冒險的侵略主義者的同情和贊助，這是他領導反革命事業的開始。在這報中，他竭全力攻擊社會黨的反戰運動，並且主張撲滅社會主義的勞動運動。到了意大利宣戰之後，他親自參加戰爭，在殘酷的盲目的流血慘劇中，墨索里尼替帝國主義歌頌戰爭的神聖，他相信唯有戰爭可以推動文化進步，恢復古代的羅馬帝國的光榮。有一次，他受了炸彈的炸傷，一個月之內受過二十多次手術，從他身上取出了四十餘塊炸彈碎片。傷口好了之後，他到米蘭去做意大利人民報的主

筆，成了宣傳戰爭的一個中心人物。

戰爭帶給意大利以無量犧牲與痛苦，全國的人民大眾在前進的革命集團領導之下覺醒起來了，勞苦大眾到處用革命手段佔據工場，作爭取政權的鬥爭。農村也受到了革命急潮的沖激，這使得意大利的支配者羣戰抖起來了，他們眼看着自己的命運就要給革命結束，恰恰就在這時，墨索里尼做了挽救資本主義破滅的救星。

墨索里尼曾經參加過革命政黨的活動，他很懂得羣衆的力量是最偉大的。爲要拯救資本主義，他便組織了一個『戰士法西斯團』，這就是今日法西斯黨的最初的形態。這組織所吸收的份子主要地是那些受了軍國主義麻醉的小市民和退伍軍人，他們都不滿意現狀，可是他們却擁護資本主義的存在。這個反革命的政黨在開頭是敵不過它的勁敵社會黨的，在選舉時就遭到了慘敗。於是墨索里尼利用資本家和地主們畏懼革命的心理和他們實行勾結，這一着是成功了。在資本家和

地主的金錢援助和精神援助之下，「戰士法西斯團」遂得以把所有的反革命勢力——保皇黨，國家主義派等等團結起來。從此以後，法西斯的氣餒大大增長，而意大利的反革命和革命也就作殘酷的血的鬥爭。

一九二一年法西斯黨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取得了巨大勝利，票增加到十七萬八千，在國會中占有三十五個議席，於是墨索里尼以法西斯黨魁的傲態走進了國會。

當勞動羣衆用罷工示威等行動威脅意大利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時候，墨索里尼便指揮他的黨徒對工人作血的摧殘，暗殺、綁架、逮捕、私刑吊打等殘暴的手段都給墨索里尼黨盡量用出來了。無疑的，他獲得了資本家地主們的無比的情。

墨索里尼是爲了造就自己的尊榮決不肯放過機會的人，他看見羅馬政府不是他的敵手，於是就在一九二二年用狂風般的速度進軍羅馬，這樣他就奪取了政

權，組織新內閣，不消說他自己做了號令百官羣僚的首相。後來他更用恐怖手段排除一切異己的勢力，鎮壓着革命，把異黨的勢力從國會中驅逐出去。於是純粹的法西斯獨裁就建立起來了。

墨索里尼把一切政治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裏，曾經一身兼任七相之職。他的支配慾是強得驚人的。的確，他不愧爲一個特出的反革命首領，他有着飽滿的精力，有着過人的速斷，而且意志也非常堅強。

不管墨索里尼的統治是如何嚴峻，不管他和他的黨人怎樣用盡心血來解救本國的資本主義危機，但無情的經濟財政恐慌却像惡魔一樣使得他們睡夢不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革命危機是自然無可避免地向前擴展的。意大利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帝國主義國家，墨索里尼無論如何不能用他的鐵腕把恐慌和人民革命的怒潮壓伏下去，這樣他就只有再走他的老路：戰爭，發動對外侵略的戰爭！

他看見日本帝國主義不費什麼氣力就占奪了中國的東北四省，於是驅使他的

軍隊和人民去到東非實行「宣揚文明」，阿比西尼亞便成了意大利帝國主義的犧牲品。槍炮、飛機、坦克都不能戰勝倔強的阿比西尼亞的抗戰者，墨索里尼和他的黨徒們便慘無人道地使用毒氣來施行大規模的屠殺。結果總算是在軍事上宣告勝利了，阿比西尼亞不由分說被歸併到意大利的版圖了。

然而墨索里尼果真勝利了吧？九個月的勞師遠征的戰爭造成了意大利社會經濟更深的凋敝，國庫空虛不用說，而人民的生活是比前愈加痛苦，革命的火正在意大利全國地底下運行。同時阿比西尼亞人並不因為意大利的勝利而停止他們的民族抗戰。墨索里尼在東非的統治顯然還是動搖不定的。

爲了在外交上遭到了英法等國的壓迫，爲了國際和平陣線和革命勢力的日益強化，使墨索里尼不得不和他的模倣者希特勒攜手，意德的親近，使國際侵略陣線獲得了廣大的開展。戰爭的濃雲於是從羅馬和柏林兩地匯合在歐洲的天空了。

不但如此，在國際的侵略陣線跟和平陣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今日，墨索里尼

又和一切侵略勢力攜手，結成危害世界和平的集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間意大利政府在他領導之下，居然和遠東帝國主義勾搭，承認後者一手造成的偽滿洲傀儡國。黑衫宰相及其政府究竟是中國民族的友人還是敵人，由此可以判斷出來。

據說，索里尼的私生活是很儉樸嚴肅的，這引起了許多人加給他的世俗的讚歎。但我們以爲一個政治家是否值得稱許是決不能拿他的私生活做標準的。倘使他爲了少數人的利害而犧牲大衆的福利，並且對正義和自由作殘酷的迫害，縱使他每天不恥惡衣惡食，不親近任何聲色，我們還是要按照正義的標準對他作不假借的批判的。

波蘭的軍事獨裁者皮爾蘇斯基

若·明·

去年逝世的皮爾蘇斯基 (Joseph Piłsudsky) 將軍是波蘭的復國元勳，他曾經樹立過不可一世的獨裁政權，賴着西歐帝國主義——英法德的支持，也曾充當反蘇聯的前哨指揮人。他是一個熱烈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却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憎恨者。這位雄心勃勃的狄克推多飽經過戰鬥的生活，只是可惜他使波蘭一小部分人——資本家地主等得到了民族獨立的利益，而大多數人在他的指揮刀下仍舊是蜷伏在窒悶和貧苦的深淵中，在這一點上，土耳其的凱末爾有和他相像之處，但凱末爾在政治上却比他開明多了。

皮爾蘇斯基的祖國波蘭在大戰前是爲俄普奧瓜分了的，波蘭的民族獨立運動在長期的壓迫之下，確實造成了許多悲壯的史實。皮爾蘇斯基從小就生長在一個

充滿着民族主義氣氛的家庭裏。他的叔父曾因參加民族獨立運動而犧牲生命，他的祖父、父親、姑母也爲了反抗異族的壓迫而下過獄。並且和他家族有親戚朋友關係的許多人都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亞。這使他從小就養成了痛恨異族爲祖國復仇的心理。在中學時代，他受了俄國人的讕嘲冷眼，他立誓要把波蘭從俄國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十八歲，進了克拉柯大學（University of Cracow）學習醫學，他仍不忘情於民族獨立運動，參加反抗俄國政府的秘密組織，結果爲學校當局發覺，被開除出來。於是回到故鄉，組織民族獨立的秘密團體，當地參加的青年很多。

那時候俄國青年反抗沙皇政府的革命運動進行得很是猛烈，他們和波蘭的革命團體建立聯合戰線。有一次全俄大學代表團要求皮爾蘇斯基率領他的團體參加暗殺沙皇的行動，皮氏堅決地加以拒絕，理由是他只是以恢復波蘭獨立爲目的，不願意過問俄國的內政問題，後來暗殺的陰謀發覺了，許多革命的俄國青年都被

捕下獄，皮氏本來和這事件無關，也被株連。俄政府判處他流放西伯利亞。到了一八九二年才因大赦得恢復自由。他一回到故鄉，又召集舊日的同志秘密進行反俄的活動，組織了一個社會黨，這個黨並不帶有任何社會主義色彩，只是一個秘密的民族主義組織而已。不久他又創辦了一個勞動者日報，極力鼓吹波蘭獨立，引起了俄國當局的注意。一八九六年皮氏第二次被捕，被關在波蘭首都華沙砲台，後來又解到俄京，在獄中度過了五年的悠久歲月。有一次他故意假裝發了瘋病，一位獄醫去看他的病，很同情於他，於是同他密謀越獄，結果兩個人把監獄的牆掘毀了，一同逃走。

皮爾蘇斯基越獄後，便逃到奧國邊境去，組織波蘭的軍隊。他利用一切的可能策動反俄的運動。日俄戰爭爆發時，他秘密赴日要求日人給以援助，而以搗亂俄軍後方為交換條件，日本人還不十分信任他，拒絕了他的要求。直到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爆發，皮氏乃趁機率領他的軍隊進行反抗沙俄政府的戰爭，俄國政府

在壓平革命之後，便派遣軍隊到波蘭鎮壓波蘭人的叛亂。因衆寡懸殊，皮爾蘇斯基只得終止軍事行動，可是他在波蘭人中却有着非常鉅大的號召作用，自從他失敗之後，許多波蘭的復國運動者和愛國青年都投到他的戰旗之下。他於是重新結集一切民族主義運動的勢力在奧屬波蘭和俄屬波蘭組織秘密的武裝力量，這種武裝組織像火花一樣散布在各地，彼此都在皮氏的指揮之下呼應聯絡。

世界大戰爆發了，皮爾蘇斯基認爲這是復國的千載一時的機會，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利益召集部下的軍隊，對俄實行堅決的抗爭，並宣告波蘭獨立。當時德奧帝國主義和俄帝國主義正各站在一條戰線上作劇烈的戰爭，皮爾蘇斯基便利用這個矛盾借助德奧軍火接濟以抗俄。他組織了波蘭師團，『同盟國』即命他爲司令。等到俄軍敗退，他又率軍抗德。德國大憤，即下令要皮爾蘇斯基率領的波蘭師團，對德表示忠順，皮爾蘇斯基和他的同志們倔強地拒絕了，遂給德國政府逮捕起來，把他們幽禁在馬德堡監獄內。

一直等到德國打敗了，發生了革命，皮爾蘇斯基才被釋放出來。他即到華沙——波蘭首都，把舊部召集起來組織大規模的波蘭獨立陸軍，驅逐了德國軍隊。當時美國提出所謂民族自決的口號，英法帝國主義爲了要使波蘭成爲反對蘇維埃俄國的前哨，爲了要監視德國的發展，便承認了波蘭的獨立。至於俄國在新的政權之下當然也不再把波蘭當做殖民地看待。

波蘭臨時政府成立之初，皮氏就任陸軍總長之職。不久，臨時政府辭職，皮氏被舉爲大總統。他一上台，就建立鐵腕的獨裁政權，以暴力壓服社會革命運動。在對外政策上，他實行和英法等帝國主義勾結，反抗新的蘇維埃國家。蘇俄即以紅軍回答波蘭的反革命勢力，波蘭在紅軍的威力之下，幾乎喪失了大部分的戰鬥力，法帝國主義眼見布爾塞維克的『赤化』勢力席捲全波蘭，而且有威脅全歐的形勢，即派遣著名的戰略家衛剛將軍去做波蘭軍的總參謀。衛剛應用了集中攻擊的戰略，才把蘇俄紅軍擊退了（當時統率紅軍的是青年將才圖哈切夫斯基，即

現任蘇聯軍委會參謀長），據說他的行軍頗有拿破崙的遺風，這樣波蘭就『得救』了，全歐洲的資本主義也『得救』了。

許多不熟悉歷史的人以為戰敗紅軍的是波蘭——特別是皮爾蘇斯基，而不知道法英帝國主義在波蘭後面的援助。這是只看到現象而忽視本質的淺浮觀察。

皮爾蘇斯基始終不忘情於反蘇聯，他曾經聯絡過法英做它們的東方守衛，以後德國法西斯政府成立了，他又聯絡納粹作反蘇聯的活動，他夢想奪取蘇聯的大倉庫——烏克蘭，然而這塊地方實在是德帝國主義所垂涎的，皮氏不過做了別人的傀儡罷了。

皮爾蘇斯基最懼怕的是國內發生社會革命。他要造成以軍事力量支配波蘭政治的局面，目的也無非是為了防止革命。在他下野之後，他對於全國陸海軍仍是操縱指揮着。一九二五年他爲了反對魏多士（Witos）內閣，不惜率軍與政府開戰。結果政府軍失敗，他便任新政府的陸軍總長。不久國會選舉他做大總統，他

覺得總統有虛名而無實權，辭而不就，却另推薦他的朋友莫錫基以自代。不消說，錫莫基只是他的代理人。

這位東歐的狄克推多在去年五月間病死了，而他聯德反蘇的遺策依然爲他的繼承人執行着。

最活躍的新外交家李維諾夫

寒風

這幾年來在國際外交舞台上以新的姿態出現而收穫最多的外交家，恐怕要算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Maximovich Litvinov）了。李維諾夫在外交戰中之所以能取得偉大的勝利，不用說主要地應歸因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和這個新興國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我們也決不能否認他個人的努力與才幹。你想想看，今日的國際政治舞台上擠滿了資本主義的外交紳士，每一對眼睛都對那個社會主義世界發出仇視之光，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中要施展蘇聯的外交活動，那是一件多麼艱困麻煩的事。而李維諾夫居然能夠不負自己國家的重託，用縝密的思想與巧妙的詞令戰勝侵略者的陰謀，團聚傾向和平者於反戰的旗幟之下，並且和各國結成了各種的外交網與經濟網。他的天才和努力在現今世界的外交圈子裏，

不是應當得着最高的評價麼？

最近蘇聯當局打算把李維諾夫的外交演說編集成爲一本書，題名就稱做蘇聯外交政策。的確，李維諾夫的全部外交言論就是蘇聯外交政策的表現。爲要使我們更具象地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我們實應對這位新興的外交鉅人作一番研究。

李維諾夫的外交才能可以說是從他的政治鬥爭中鍛鍊出來的。正因爲他是一位有多年經驗的革命鬥士，才使他能夠成功爲一個傑出的革命外交家。

李維諾夫出生於俄國的猶太人家裏。革命前的俄國對於猶太人的虐待排斥，是世界頂有名的。從小的時候，李維諾夫就目擊貧苦的猶太人過着極悽慘的非人的生活，同時他也看見許多貧窮的非猶太人也是一樣在悲慘的困苦的生活泥途中打滾，這使得他體認了這個人吃人的社會的慘酷黑暗，他以後決心參加革命運動和這種覺悟有着極大的關係。

照例在俄國有錢人家的子弟變成勇敢的革命戰士是很少的，但李維諾夫却是

例外的人物之一。他的父親很有錢，把他送進了一個工業學校讀書，期望他能成功爲一個實業家。可是畢業以後，他的志趣却傾向於軍隊生活，他加入軍隊充當了一名志願兵。在軍隊裏他又親眼看見許多殘暴不合理的事實，使他覺得到處都是塞滿着黑暗。那時候馬克思社會主義在俄國傳播得很普遍，許多青年都受了它的感染，而走上了社會革命的道路，李維諾夫就在廿歲左右也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洗禮。一八九八年他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兩年以後，他就參加了基夫的祕密革命工作，在勞動羣衆裏進行宣傳與組織的活動。他懂得用各種方法來掩護自己，但是俄國的警察是很厲害的，到底把他拘捕起來了，他和其他的同志被判處流刑，充軍到寒苦的西伯利亞去，他的監禁期限是六年。在那兒他又結識了許多革命戰士，並且讀了不少革命理論的書籍。一年之後，他和十一位同志設計脫逃了，不久就亡命到了瑞士，以後又到了倫敦。他在國外遇到了列寧這些革命家，參加火花報的編輯。一九〇五年他祕密地回了國，參加伏爾加流域的革命工

作，後來又給敵人發覺了，逃到南高加索去，在那裏他碰到史達林這些人。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二次第三次大會上，李維諾夫都和列寧站在一條戰線上，他始終是屬於布爾塞維克的。列寧很器重他的才幹與忠實。有一次他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給列寧，提出了一些誠懇的忠告，列寧立刻給他的回信，說：『你的意見是全對的，每個革命者都應下決心，使自己的一切行動跟革命的利益配合一致。』他對於列寧極端信賴，在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革命的友誼，所以當社會民主黨分裂時，他毫不遲疑地加入了布爾塞維克派（多數派），並且頑強地跟一切門塞維克（少數派）的份子與傾向鬥爭。

李維諾夫的祕密的革命技術工作是做得非常出名的，他有本事用各種遮掩敵人耳目的方法展開黨的祕密工作。一九〇三年祕密回國時，他就擔任布爾塞維克的邊境交通事務，主要地是管理同志們的回國與出境，祕密通信，宣傳品與軍火的運輸，他做得非常周密，一點不露破綻。以後他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活動費用，

也用各種方法籌劃。布爾塞維克能夠在經濟上不常常感到困難，李維諾夫的籌款的功勞實在不小。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他來往於歐洲各國的重要都市，擔任交通連絡及接濟本黨金錢的工作。許多人都把他看做一個尋常商人，不提防他實際在那裏幹革命工作。他曾經有一個時期在美國化名經營商業，他做過書販子，也做過建築師的打樣員，後來又掛起了哈爾里生的牌子，做了跑碼頭的掮客。就在這種種的職業的保護色之下，他進行有利於革命的各種工作。但是他^在國內却以一個革命戰士的雄姿出現在勞動羣衆中間。在一九〇五年間，他極力贊成工人的暴動——武力革命，爲了佈置這個暴動，他設法從英國輸入了一船軍火，但不幸這隻船在芬蘭海岸觸礁破沉了。後來他又利用資本家的金錢，辦了一個半公開的新生活報。

世界大戰爆發了，李維諾夫在這一時期正在倫敦，表面上好像是過着小布爾喬亞的生活，但暗地裏還是跟國內外的革命同志取得密切的聯絡，而且他堅決地

參加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活動，有人說他在這一時期消極，其實並不是事實。十月革命勝利後，他被革命政府任命爲駐英大使。次年英國實行對俄國革命的武裝干涉，李維諾夫被英政府拘捕起來，蘇維埃政府對英政府提出強有力的抗議，結果是英政府允許把李維諾夫釋放出來，作爲蘇維埃政府釋放英國駐俄大使羅克哈特 (Lookhart) 的交換條件。

李維諾夫回國後，就參加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因工作成績卓越，不久就擢昇爲外交委員會次長。這其間他做過蘇聯駐愛沙尼亞的大使，列席過許多次的國際會議。一九二七年他代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姬采林擔任出席日內瓦軍縮預備會議的代表團主席，在會議上他就一鳴驚人，提出了普遍的徹底的裁軍方案，使各國代表，聽到相顧咋舌。

一九三〇年七月，姬采林因病辭職，李維諾夫便繼任爲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長。從此他就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大大施展靈敏的外交手腕，爲保衛祖國而奮鬥。

李維諾夫近年來在外交上最大的收穫，是代表蘇聯跟各國締結了不侵略條約和相互貿易的環圈，促進集體和平之普遍發展，及努力拆散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陣線，法蘇親善，美蘇復交，歐洲各國先後和蘇聯締結不侵略條約，以及蘇聯加入國際聯盟，都是李維諾夫最主要的傑作。一直到現在，李維諾夫並沒有放鬆他的外交戰鬥，他在繼續用頑強而機智的外交鐵腕跟資本主義各國相周旋。自從帝國主義發動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以後，蘇聯極力支助反侵略陣線，李維諾夫也是獻出了很大的氣力的。

李維諾夫的演說不但能激動一般羣衆，而且也能使許多外國紳士們敵人們驚服，但是倘使他沒有對於革命的堅強信仰，沒有強固的和平外交路線與社會主義理論，他是不能靠『三寸不爛之舌』成功爲一個偉大的革命外交家的。列寧在生時據說曾送給他一個『親愛的小爸爸』的綽號，也很能想見他是列寧革命工作中的可敬愛的同伴，他日後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女外交家兼著作家柯崙泰

雲輝

在已經介紹到中國來的現代世界女名人當中，柯崙泰 (Alexandra Mikhail Kollontai) 算是最熟悉的一個吧。她的名著赤戀，偉大的戀愛在我國老早就有了譯本，讀過她著的書的人都會欽佩她的思想的高超和才能的卓越。但是許多人只知道她是一個文學家著作家，却不知道她又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對於這樣的一位了不得的女傑，實在值得我們介紹她的生平。

柯崙泰女士今年已有六十多歲了。她出生在一個地主的家庭。父親是一個最反動的陸軍軍官，性情極其剛愎殘酷。柯崙泰從小就習見她的父親虐待農奴，使她對農奴極抱同情。至於她的母親也是非常頑固守舊的，她痛恨帶着革命意味的新思潮，不讓自己的女兒進學校讀書。因此柯崙泰女士幼年時代僅在家裏跟着家

青年人的思想畢竟不是守舊的樊籬限制得住的。當時風靡一時的自由主義和革命思潮捲進了俄國的每一個角落，許多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女子甚至也感受新思潮的激盪，而對舊思想舊習慣表示背叛。柯崙泰有着敏銳的感受力，她自然不甘受守舊思想的束縛，她從書籍裏刊物裏接受了新時代思潮的影響，對於腐敗的俄國社會開始表示厭恨。她的天才被一位侯爵夫人發見了，便授給她許多新知識。據說柯崙泰有一個時期是在這位侯爵夫人家裏當侍女，這時候她已脫離頑固的家庭而獨立謀生了。侯爵夫人雖然是貴族，却頗懷有自由主義的思想，柯崙泰受她的影響極大。

柯崙泰曾經由父母之命和一位沒有思想的工程師結婚，並且生了兒子。但是她醉心自由，不耐過那種庸俗的賢妻良母生活。她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運動，領導俄京的女工罷工，她的宣傳與組織的才能在當時就已顯露出來了。

但是她不能充分發展她的活動才幹，爲的是有家庭牽制了她。有一次她受了一種強烈的刺戟，一個人偷偷地拋棄家庭跑德國去了，在沮利克進了大學，在那裏她學習好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她埋頭於各種學問的研究，特別是對於婦女問題，依據馬克思主義作了系統的探討，寫了幾本關於女權主義和勞動問題的書。

柯崙泰並不以研究理論爲滿足。她投身於歐洲的革命運動中，成了一個著名的國際主義者。她曾參加過巴黎的大罷工，進行革命的宣傳運動。在帝國主義大戰爆發的前夜，她遍赴歐洲各地作熱烈的反戰宣傳。她的演說博得了各國的青年大眾的喝彩，即使是她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她是一位有魄力有才能的女革命家。

世界大戰爆發了，她在法國鼓吹反戰運動，提倡社會主義革命，法國政府便將他驅逐出境。她於是渡海赴美，在美國仍然進行反帝國主義的宣傳運動。

最初，柯崙泰本來屬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少數派，後來她看見少數派日益在政治上墮落了，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她便退出該派而加入了多數派，——布

爾塞維克。

二月革命發生了。柯崙泰便回國工作，當選爲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革命鬥爭一天一天尖銳化，克倫斯基政府對於勞動大眾的革命運動便日益採取高壓的政策。有名的七月事變發生了，克倫斯基政府下令逮捕大批的布爾塞維克黨人，柯崙泰也在逮捕之列。這事立刻引起了廣大羣衆憤怒的回響，彼得格勒的民衆爲她被捕對克倫斯基表示了強烈的抗議，要求將她釋放。但沒有結果。一直等到十月革命勝利了，她和其他的同志才得出獄。在第六次共黨大會中她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間她被任命爲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長，一九一九年被任爲南俄宣傳委員，並且被派遣到烏克蘭，克里米亞擔任黨的工作。一九二〇年到二二年她擔任黨的中央委員會婦女部長，國際婦女書記局書記，以及第三國際執行委員等要職。

一九二三年她被蘇聯政府任命爲駐挪威大使，這是世界第一個女外交官。在

她的任期内，蘇挪兩國的邦交是很敦睦的。一九二六年調任駐墨西哥大使，不久即重調回挪威任使節。一九三〇年七月間被調任爲駐瑞典大使。

柯崙泰有着極雄大的外交才能，她既長於雄辯，又善於隨機應變。只是在政治上有時過於激越，不易駕御自己的感情。她會和季諾維埃夫等組成所謂『勞動者反對派』反對列寧的政治路線，後來終於爲列寧所說服了。

柯崙泰利用工作的餘暇，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到現在爲止，她的著名『新婦女論』『婦女問題的社會基礎』『母性與社會』『赤戀』『偉大的戀愛』等還爲各國讀者所愛誦。

麥克唐納的生平

雲·輝·

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在英國選舉中遭到了空前的慘敗，他在國民內閣中的傀儡式的首相位置已給保守黨的鮑爾特溫奪去了，以前有一部分擁護他的羣衆如今都對他發出唾罵之聲了。因此有人說麥克唐納的政治生命從此就要完結。世上一切背叛者的下場往往就是如此，麥克唐納的沒落又一次告訴了我們凡是出賣羣衆利益的政治家，不管他是怎樣狡獪強悍，不管他在某一個時期中怎樣得意忘形，到頭是免不了要走到窮途末路的。但是麥克唐納有一個時期在英國政治上是居於主宰的地位，他曾假借英國勞工的名義組織所謂「勞動內閣」，也曾把自己向保守黨及一切反動勢力出賣，組織所謂「國民內閣」。他曾經是英國的以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的要角兒，對於他的生涯

似乎也不妨讓我們知道一些。

麥克唐納今年已經有七十歲了。他出生在蘇格蘭羅雪茅茨(Lossiemouth)一個貧農的家庭裏，幼年的時候，他爲外祖母撫養着，因受經濟的限制，只能受到少量的初級教育，但他的求知慾却是很旺盛的，他常用借書的辦法實行自學。在鄉村中，書籍是很少的，這使他不能不跑到附近各市鎮中去作『讀書旅行』。他一到到了市鎮上的書店子裏，便立在書架前，翻開陳列在架上的書閱讀幾頁，默記不忘，這樣挨次地用同樣的翻讀法去涉獵每一家書店的陳列書。有時因此走上二三十里的路，也不覺辛苦。

貧窮的阻難使麥克唐納實在無法繼續求學，他的家庭要他結束學業去種田打魚，幸好他在小學裏的教師很器重他的才智與勤奮，便把他拉到學校中做助教，並設法叫他繼續讀書。在這裏，他從先生學習拉丁文，數學和自然科學。他當時唯一的志願是當一位學者，做大學教授。他一有空暇，除了閱讀各種文藝科學書

籍之外，並試寫小說向鄉間報紙投稿。

漸漸地，都市的魅惑力對他起了一種強大的誘惑作用。他對於鄉村的生活深深地感到單調乏味，唯一的希望是能夠到倫敦去，在那裏找到一角生活地基。他考慮籌劃了許久，最後是下了一個極大的決心，獨自一個人走向那帶着強大誘惑力的倫敦去。

但是他一到了倫敦，就給饑餓寒冷立刻緊緊抓住了。他徘徊在多霧的街頭，望着各種的繁華豪奢對他顯出譏嘲，他不禁倒抽出冷氣。「回到鄉間去」的念頭又動搖了他繼續在倫敦掙扎的決心。幸好不久給他找到了一個小小工作，就是在市立堆棧裏當一名信差，每星期可以拿到十二先令六便士的工資，他高興得了不得。在那時英國資本主義還是在欣欣向榮，失業人很少，所以找一個工作比較容易，若是在現在，要找到一個這樣的飯碗，恐怕是極難的一件事吧。

麥克唐納的讀書慾並不因職業繁忙而減退，他利用空暇讀了不少的書。他曾

說：『書籍即是我的大學』，這和高爾基把社會當作大學自然不能相比，但他從書本子裏獲得了多方面的知識，是很費了一番苦鬥與勤奮的工夫的。有一個時期，他研究過化學，希望自己將來成功一個化學家，但因身體衰弱，使他却不能不轉向到政治方面去。

麥克唐納正式和政治發生關係，大約是在二十歲左右。他最初是一個基督教的社會主義信徒，後來又加入了社會民主聯盟，更後又參加了費邊社。一八八八年他做了自由黨政治家湯瑪士·羅(Thomas Lough)的私人秘書，年俸七十五鎊。由是他漸漸得涉足於政界與新聞界。後來辭了職，他便過着記者生活。一八九二年擔任星期快報(Sunday Express)的編輯，隨後又轉入其他報紙，並且撰著書籍。

其實麥克唐納廁身新聞界，正是爲了便利自己的政治活動。他看到勞工羣衆的勢力是很可以利用的，便加入了獨立勞動黨，他擔任的工作是偏重於宣傳方

面，使他抓住了一部份羣衆。一八九五年英國各政黨正在熱烈地展開選舉戰，年青力薄的獨立勞動黨也開始參加，麥克唐納被推爲下議院議員候選人之一，畢竟因爲該黨力量太單薄，遭受了意想中的失敗。可是就在此時幸福來敲麥克唐納的門了，他無意中獲得了一位女同志名叫格蘭斯東 (Margaret Ethel Gladstone) 的愛助，這位女同志就是刻爾文伯爵 (Lord Kelvin) 的姪小姐，後來和麥氏結了婚，使麥氏得以和當時的政界要人和知名之士往來，漸漸地把獨立勞動黨的活動地盤擴大了。

麥克唐納和他的同志努力打進勞動者協會——那是當時英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居然給他收到了很大的功效，後來獨立勞動黨就因組織的發展，蛻化而爲勞動者代表委員會——即勞動黨的前身。那一年恰巧英國議會被解散，舉行總選舉，這個新的政治組織又推舉了十五名候選人參加選舉戰，結果成績雖不很好，但已經不是前獨立勞動黨時代所可比了。到了一九〇六年的大選，勞動者代

表委員會在秘書長麥克唐納的指導之下，大肆活躍，結果在議會中占了四十多席，麥克唐納也是當選者的一個，於是他開始踏進了國會之門。後來不久勞動代表委員會就正式改稱為勞動黨，麥克唐納儼然成了中心的指導人物，等到哈代（J. Keir Hardie）死後，麥氏就繼任而為黨魁。

此後他受到了一個嚴重的打擊，便是愛妻格蘭斯東女士的死亡，他一時陷入萬念俱灰的悵痛中。但他終於振作了自己，繼續參加了政治鬥爭的急流，成了黃色勞動運動的領袖。

世界大戰爆發了，英國便立刻成立戰爭的縱火者，主戰論者與中立論者起了極激烈的論爭。麥克唐納算是一個中立論者，爲了反對戰爭，他受到了主戰派的唾罵譏嘲，這一段鬥爭好像是他生平歷史中最光輝的一頁。但他反對戰爭並不是真正站在當時勞動大眾的利益上着想的，他只覺得英國參戰是一件冒險的事，所以仍舊脫不了愛國主義的立場，對於當時歐洲正在進行的革命的反戰運動，他並

沒有參加。而且等到英國參戰之後，他在國會中仍然是熱烈地贊助關於戰爭的提案。

但是麥克唐納到底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投機者，大戰後，他更進一步利用了大眾對於戰爭慘劇的可怕回憶，取得了許多羣衆的信仰。他向國人宣佈說：「戰爭的結果是怎樣呢？我們所得到的仍舊是可怕的犧牲。」當時從戰爭裏逃出殘生的人聽了他的動人的煽動，就重新把他捧起來了。於是他重新加緊政治活動。在一九二三年他利用了國人厭惡戰爭的心理，擴大了勞動黨的選舉戰陣線，把保守黨戰敗，於是勞動黨『拜受天命』組起開來了，不消說麥克唐納做了『勞動內閣』的首相。

77

麥克唐納上台後，在政治外交上誠然不及『死硬』的保守黨那樣頑固，他一開始就承認了蘇聯，但是他並沒有站在勞動大眾的利益上予資產者羣以任何打擊，相反的，所謂『勞動內閣』不過是披了勞工的外衣而繼承過去資產者羣的統

治政策罷了。就在這年十一月間的總選舉中，忽然發生了所謂「季諾維夫赤色文書」事件——這事件是保守黨一手佈置好來打擊勞動黨的，即是用共產國際領袖季諾維夫的名義偽造一封書信，裏面有運動勞動黨政府實行共產革命的鬼話，弄得操縱英國選舉的紳士老闊們大起恐慌——使勞動黨陷於異常狼狽的境地，結果大敗，於是保守黨鮑爾特溫起而組閣。四年之後，鮑爾特溫提前解散國會，又實行總選舉，這次鮑爾特溫却遭到了意外的失敗，勞動黨在議會中突然變成了第一大政黨，麥克唐納於是重拜大命，做起第二屆的首相來了。

勞動黨政府執政只是站在金融資本家工業資本家的利益向勞動大眾進攻。但是不久就遭逢了世界資本主義恐慌浪潮的襲擊，失業工人在一九三一年竟由一百五十萬增加到三百萬，同時因中歐法奧的金融恐慌，延燒到英國的金融界，資本紛紛逃避，金鎊陷於極危險的地位，使倫敦一時喪失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國資本主義正是大難到頭的緊急關頭。麥克唐納看見自己站不住腳了，便辭職

另組什麼『國民內閣』來拯救英國資本主義的危亡，這其實是對保守黨賣身投靠，來保持自己的地位。結果引起了勞動黨大多數人的不滿，例如漢德森便退出內閣，率領多數勞動黨黨員，組織了與政府對立的反對黨。

近年來，麥克唐納名義上雖是國民內閣的首相，實際上完全成了鮑爾特溫的傀儡，因為所謂國民內閣是在保守黨的支配之下，到了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保守黨決定提早總選舉日期，在選舉戰中，麥克唐納受到了勞動者當面的辱罵，結果，父子竟同遭落選。鮑爾特溫把他的傀儡一脚踢下了首相台，便再由自己來「粉墨登場」。雖然後來麥克唐納和他的兒子都一同入了閣，但這只是再來一次更不名譽的賣身投靠而已。

爲大眾努力的偉大文豪高爾基

情之

馬克沁姆·高爾基在今年（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去世了，全世界的前進大眾都爲他的死而震悼，因爲這顆巨星的殞落不只是蘇聯極大的損失，而且也是世界不可補償的損失。高爾基之所以能博得億萬人的讚仰愛戴，不僅由於他是一個歷史上稀有的文學家，同時也因爲他是一個代表世界大眾吶喊的革命家。翻遍了世界文學史，我們幾乎找不出一個文學家像高爾基的生活那麼豐富奇偉，而又充滿着戰鬥氣氛的。每一個人都有熟悉他的生平學習他的爲人的必要。

高爾基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生於俄國尼斯尼·諾伏格拉城。父親是一個細木工人，當高爾基五歲的時候，便染時疫去世了。高爾基跟母親靠着外祖父過日子，外祖父是一個粗蠻而頑固的老頭子，在他家裏是充滿着冷酷，陰鬱與橫

暴，幸好外祖母極其慈祥溫厚，雖然沒有受過教育，却將俄國的民間傳說講給高爾基聽，使高爾基獲得了不少的慰藉，並且由此養成了憧憬藝術的心。

高爾基在七歲時進過小學，但只讀了半年，便因患天花症而綴學，此後就一直沒有進過學校。後來母親又染病死了，外祖父的商業也衰落不堪，使高爾基不能不開始他的流浪生活。他常常背着麻袋出外檢拾破布及廢鐵獸骨之類的東西，賣些錢來資助家計。十歲的時候，他在一家鞋店裏當了兩個月的學徒，其後又在一個畫匠處學畫，他嘗了『寄人籬下』的苦痛。他因過不慣那種窒悶的生活，便逃到伏爾加河畔在一隻輪船上做了一個廚師的助手。這是高爾基生活史上一個大振轉，因為在這裏他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原來那位廚師名叫史慕利的，是一個極歡喜讀書的人，他勸誘高爾基從書本子裏找取人生的教訓，並且常常吩咐高爾基讀書給他聽。高爾基把他的破舊的藏書一本本讀爛了，還不夠滿足自己的求知慾，又將賺到的一點工錢大部分拿去買書，因此得以讀到果戈里，大仲馬，烏斯平斯

基等名家的作品。隨着讀書的興趣日益強烈，高爾基對現實世界與人生的認識也就日益深澈，在他眼前明朗地展開了一塊充滿着美麗的幻景的新天地。史慕利憐愛高爾基的聰明與志氣，看出他是一個極不平凡的孩子，屢次對他說：「這兒不是你久居之地，你是怪聰明的，離開這種地方去生活吧。」後來高爾基自己回憶起這位廚師，承認他是他的第一位師父，因為沒有他，也許高爾基的天才是不容易啓發出來的。

離開了伏爾加河，出路問題便在高爾基腦子裏苦痛地盤旋着了。他的愈燃愈熾的求知慾的火燄催促他走向另一個生活境界。那時候有一個朋友極力慫恿他去進喀山大學，他立刻懷着滿腔熱望跑到喀山。誰知一到了目的地，他便大失所望了，因為一個囊空如洗的青年要走進大學的門，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到底是不可能的。但是這種失望在高爾基却是一種大幸，因為倘使他原來的目的達到了，也許就永遠失却了吸收那豐富無比的人生經驗的機會。後來他把自己在流浪生活中

的一切遭遇寫成一部回憶錄，題名叫『我的大學』，他是把他所接觸到的一切社會環境都當作大學看待，這種活的大學實在比那些專門讓貴族和資產階級子弟進去的大學結實多了，廣闊多了。

在喀山高爾基是住在一個窮朋友家裏，這位朋友名叫厄弗雷諾夫(Еврейнов)。把高爾基看做自己的兄弟一般，供給他的食宿，並且教他讀習各種科學文學的書籍。但是這位朋友實在太窮，自己一家人都吃不飽，高爾基覺得萬分難過，他白天總是跑到外邊去，避過吃飯時間。在下雨天，他就藏身在一個長滿着亂草的荒場的破亭子間，在那裏靜聽着雨聲，默想自己的前途。後來他把這所在稱做他的大學之一。

沿着伏爾加河漂流着，高爾基漸漸和碼頭上的脚夫們混熟了，他覺得這些勞苦的夥伴個個都有着直率爽快的性格，對他們非常羨慕。他自己也做起脚夫來，每天掙很少的錢維持生活。到了冬天，高爾基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是在一個

烤麵包的作坊裏當麵包師的助手。每天在地下室做着乾枯乏味的工作。後來他有一篇出名的小說叫做『二十六男與一女』，就是這段生活的真實回憶錄。往後高爾基又到一個小麵包店裏工作，這個小麵包店實際是一個革命運動機關。每天早上，高爾基用一個籃子滿盛麵包與餅子到大學裏向學生兜售，麵包籃的底下來有小冊子傳單一類的宣傳品，學生們就連麵包一同拿去了。每天除了到外面兜售麵包外，高爾基還得做烘麵包的工儻，他便利用工作時間來讀書。這時他開始試着寫詩了。

有一個時期高爾基因爲思想上的矛盾，使他陷於極度的苦惱中，他忽然想到了自殺。那是在一八八七年的冬天，他買到了一枝舊手槍，對準胸口開放，子彈射穿了他的肺部，幸好他的體格健壯，經過醫生療治了一個月便完全恢復原狀，照常工作了。假如當時無情的槍彈結束了他的生命，那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筆如何鉅大的無形損失呀！

高爾基是一個充滿着藝術的愛好心的青年，對於音樂戲劇和對於文學同樣感着強烈的興趣。大約在二十歲的時候，他投身到一個小歌劇班的合唱團，在這期間他得以認識天才歌唱家夏理賓（這人現在被稱為低音歌王）。漸漸地他和智識階級的人接近起來了，他參加了讀書會之類的組織，從馬克斯，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的書裏獲得了豐富的理論知識，並且熱烈地參加革命運動。這一年的秋天，他又流浪到了杜勃林克車站，在那裏當了車站貨棧房的更夫，嘗盡了他以前所未經歷的苦痛。有一天晚上，他正在沒有鐵路守夜，忽然一陣狂風把他吹捲到鐵路上，等到從昏暈中醒過來時，喉嚨却已受了傷了。從此他的嗓子便永遠帶着沙音，不能做一個歌唱者了。

一八八八年高爾基回到了故鄉，加入了祕密的半文化半政治的團體，他被警察注意着，並且被拘禁過一個月。出獄後，他當了一家酒廠的伙計，又當了一個名叫拉甯的律師的幫手，這律師對於高爾基的未來有極大的影響，高爾基從他那

裏讀了不少的書。這之後，高爾基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有時候坐車，有時候步行，一路幹着找麵包的工作，終於在一個鐵路工廠裏當了一個賺微薄薪水的小職員。

一八九二年正是高爾基二十四歲的時候，他聽從一個朋友的勸告，寫了他的有名的處女作小說馬加爾·周達，這篇作品發表在帶夫里斯的地方報紙高加索報上。同年冬，他又回到了故鄉，仍然繼續他的寫作投稿生活。有一次，他寫了一首自己覺得很滿意的詩帶去見當代文學家科洛連珂，科洛連珂却給他很嚴格的批評，使高爾基大爲不安；但是由於他的諄諄指導，高爾基的寫作却日益成熟了，後來高爾基稱科洛連珂爲他的第四個恩師，就是由於有過這麼一段因緣。實在的，假如沒有科洛連珂的指導，高爾基的成就是沒有那麼早的。及至發表了他的長篇傑作福瑪·哥蒂耶夫和三人以後，高爾基在寫作上的地位就確定了，他的聲名不但爲俄國讀者所熟悉愛好，而且傳遍了西歐各國。但是由於他的思想和行

動的革命化，他便給警察注意了。在一九〇〇年他被捕了，押送到亞爾崙馬士地方。從這時候起，他患了極厲害的肺病，聽了醫生的勸告，他跑到南俄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地方療養，在那兒他結識了托爾斯泰，柴霍甫二位文豪。他寫了幾個出名的劇本如下層（即夜店）等。這些劇本在莫斯科上演，獲得了異常的成功。

當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爆發的時候，高爾基展開了積極的革命活動。他站在文壇和社會革命的前衛地位，對沙皇政府屠殺羣衆的橫暴表示了熱烈的抗議。因爲他起草了一篇『企圖推翻俄羅斯現存制度的宣言』，又被拘捕下獄，並且被判處死刑，這立刻引起了全國人民大眾和西歐各國文化界的狂風暴雨般的抗議。俄國政府終於不敢殺戮他，把他從監牢裏釋放出來了。

次年，高爾基到了美國爲着募集援助俄國革命的基金，在各地開了許多次的演說大會。可是沙俄政府却勾通美國政府把高爾基驅逐出境。在歸途中，他的肺

病復發，於是在意大利的一個島上療養身體，可是他的援助革命的活動却並不停止。此後他經常用自己著作的版稅供進行革命運動之用，他和俄國革命運動的領袖列寧互通聲氣，也是從這時代起。在俄國革命運動的過程當中，高爾基一面努力創作，一面不忘情於革命，在他的作品中，也充分地深刻地反映了俄國社會動亂與革命運動的力量。等到一九一四年俄政府因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紀念實行大赦，高爾基才得回國。他做了許多指導青年作家與幫助革命的工作。

十月大革命以後，高爾基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因為認識不足而在政治上表現了動搖與錯誤的傾向。在他編行的新生活報上，他對布爾雪維克黨作過許多嚴厲的批評。但是列寧知道他終於會回過來和革命合作的，對於他特別表示寬大。列寧的偉大的思想與友情到底是把高爾基感動了，他後來承認自己在政治修養上的薄弱，很熱烈地參加了蘇聯的文化事業，對於世界文學叢書的編輯，對於青年作家的指導，傾注了最大的努力。

他因為過度工作，以致舊病復發，列寧很擔心着他的健康，勸告他無論如何應該暫時拋開工作去休養一個時期。就在一九二一年他再度到意大利去養病，在這兒他準備着他畢生的巨著四十年，但是他仍不忘情於祖國的青年，仍然對祖國的政治文化表示異常的關切。當蘇聯十月革命十週紀念的時候，他從意大利回寄了他的祝詞，確信着『蘇聯的政權已經鞏固壯大，並且築就了建設新世界的基礎』。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是高爾基的六十歲生日，也是他的創作生活的三十五週紀念。從這一日起的一星期間，全蘇聯都舉行了盛大的祝賀。全國的報紙雜誌都為紀念這位文豪而出特刊，全國各文化團體，工人俱樂部這一天都舉行了關於高爾基的演講，各劇場也都上演着高爾基的劇本。

同年同月高爾基從意大利回到莫斯科，受到了盛大的歡迎，並且被選為蘇聯的中央委員。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高爾基文學生活四十年的紀念日，在這一天，蘇聯和全世界的進步作家，科學家與思想家爲了紀念高爾基的偉大的功績，舉行盛況空前的祝典，蘇聯政府決定將高爾基的出生地尼斯尼·諾夫格拉城改名爲高爾基城，並決定以最高榮譽的列寧勳章授給高爾基，在全國各級學校設立高爾基獎金。世界祝賀高爾基的電函像雪片似的飛到蘇聯，高爾基四十年的辛勞文學生活與革命活動至此已獲得他應得的最高榮譽了。

在晚年，高爾基最大的功績是教育青年和領導全世界作家爲自由與和平而戰鬥。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文學家給予世界文學界的影響像高爾基那樣偉大的。

今年五月間高爾基忽然患病來了，全蘇聯的民衆和全世界的進步羣衆都在焦急地盼望他的健康恢復，誰知道了六月十八日，他的死耗終於無可避免地傳遍了全世界了。爲了他的死，在蘇聯和世界各國都受到了鉅大的震動，在中國，進步的文化界也對這位巨人致深切的哀悼。我們只有努力學習高爾基，才是對這巨

人 物 評 述

92
—
人的最好紀念•

巴比塞的戰鬥精神

周·游·

巴比塞死了快近一年了，一切懷着正義感的青年戰士只要一想到他的死忌，沒有不感到無限的痛惜的，因為他是社會變革的急先鋒，是進步作家的引路人，是反帝陣線的大戰友。

現在我們只來記述他的向舊制度舊思想決戰到底百折不回的精神。

第一，先說一件偉大的文學事件，是巴比塞痛駁羅曼羅蘭的事件。大約在一九二一年，光明 (*Clair*) 創刊以後，在第二期上，巴比塞首先揭一論文，批判了『羅蘭主義』。在這篇文章中，巴氏認為單是像羅氏那樣主張自由，主張精神獨立，精神革命是不夠的，却必須以暴力革命來實現社會改造的事業。

羅蘭的答辯文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號的自由藝術上發表出來。指巴氏所言為以

暴易暴的表現，此外並無任何意義。巴氏對這公開狀，再加以駁覆道：『羅蘭氏以爲我主張以暴易暴，這是很大的誤解。自然，我們是真正的尊重以一實際的狀態代替別一種狀態，以另一種組織來代替別一種組織的。因爲要改造一種社會而糾正其缺憾，除此以外，實無他途。』

羅蘭又來了一個抗辯：『自然，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社會之壓制的暴力，但對此而以他種革命的武器的暴力以作對抗，只不過是徒招相互的破壞而已。』接着又說：『但是此處有一更強力的，適合於萬人的武器……即現在甘地欲用以顛覆英帝國主義的支配的武器。這就是「非承認」(Non Acceptation)。我不說「無抵抗」(Non Resistance)，因爲這就是最高的抵抗。』

在這裏，巴比塞更在第三次的公開狀裏提出了強制之必要和自由之虛空。他說『這種非承認運動的思想，與同盟罷工的思想是同一傾向，而光明創刊時所發表的原理中亦有這種思想，但是像這樣需要多數的全體一致時纔有可能的運動，

倘沒有何等強制，難道也能實現嗎？」又舉例說：「悲慘與戰爭之煽動者的帝國資本主義，因為過於立脚於自由上之故，人類努力之一束，竟由少數的個人擄取、獨佔、以致爲個人之目的而被利用。」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巴比塞怎樣地用了他的理論去克服他的朋友的謬見，指出了羅蘭的人道主義，自由學說以及精神革命的不着邊際，這種理論鬥爭的精神是多少令人信服呵！

伴隨着巴比塞的戰鬥的理論，少不了還有戰鬥的行動，這裏存在着必然的統一性。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萬國反帝反殖民地壓迫同盟在北京開第一次成立大會的時候，巴比塞正在病中，但他也竭力地支撐病軀，趕到北京，在會場上痛論了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的經濟壓迫，向着弱小民族高呼團結起來，指示着弱小民族相互支持之時，即是「萬能民族」成立之日。

世界上有的是侏儒之類，即使身體無恙，而精神却總是病了的一樣；但是巨人們却不然，即使身體病了，他們的精神也還是永遠健全的。看到巴比塞的這樣支撐病軀，不遠千里參加反帝會議的精神，這真理使我愈益深信而且銘感。

當巴比塞逝世的當兒，高爾基的悼詞中說：

『巴比塞是把帝國主義戰爭的罪惡暴露無餘的先驅者之一，也是最先向歐羅巴的知識份子指示了走向普羅陣營去作高貴而英勇的作工之路，去作全歷史所課與了的工作之路的先驅者之一。』

高爾基又懷着深刻的悲痛說：

『當一個為世界普羅羣團的利益而鬥爭的戰士不在了，停止了工作的時候，我們不願說：「他是死了」。像巴比塞這種人的去世，實不外是開始了他的工作的綱領，實不外是開始擴大而且增強他的革命的價值罷了。』

一切愛護巴比塞的青年大眾，該怎樣從巴比塞學習，尤其是學習他那不死的

精神，放開自己的步伐而前進，前進！

民族革命的象徵魯迅

予三

魯迅不僅是中國劃時代的偉大文豪，而且也是一個革命思想家和民族解放鬥士。二三十年來他始終站在文化的第一線，抨擊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一切舊時代的罪惡，他的雄烈的吼聲主要地通過他的筆尖傳佈到全中國，無數的青年大眾在他的號召與教育之下興奮起來，成長為鋼鐵般的鬥士。他給予中國文化界和一般青年的影響之偉大，是無可比擬的。

而且魯迅不但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全世界的。這不只因為他的藝術已達到了世界的最高水準，同時還因為他同情於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與人民大眾，對於世界的革命運動，反帝反法西的鬥爭，他都盡過相當的推動作用。

這位偉大的文豪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繼着世界巨人高爾基的死而離開人

世了。這筆無可補償的損失，首先是落到中國民族頭上，但是世界各民族也得分擔。

魯迅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和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聯繫起來的。他永沒有停止過他的戰鬥，跟着時代的演進，和封建的宗法社會、洋奴走狗的紳士階級、浪漫譎克的革命戰士們作不斷的鬥爭，終於走上了全民族的民族解放的營陣，站在全世界的勤勞大衆的戰線上，豎起了反帝，尤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引導中華民族的勤勞大衆，和帝國主義者作肉搏的鬥爭。

他是浙江紹興人，以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生於破落的讀書人的家裏，父親姓周，母親姓魯。魯迅，是他的筆名；他的原來的名字，是叫周樹人，別字叫豫才。

一個破落的讀書人家的子弟，依着那時的習慣，本來只好學學幕府清客，預備將來做做紹興師爺的。可是，當時的中國社會已經起了劇變，使魯迅這樣敏感

的青年不能不走上另外的路。因為從鴉片戰爭以後，我們的老大帝國，已經被西洋的帝國主義的炮火驚醒，聲光化電，堅甲利兵之說，非但在當時的士大夫階級的口中叫喊，而且已有一些見諸事實了。那時，南京的江南水師學校，剛才開辦不久；我們的這位民族戰士，他便受了這一種思想的影響，以十八歲的青年，考入水師學校的機械科。過了半年，他又改學路鐵，進了路鐵學堂。後來，他到日本之後，又改習醫學，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他的醫學的決心，據他自己在吶喊自序中說，是鑑於他父親的病爲庸醫所誤致死，想以現代的最科學的醫學，來解救中國人的枉死問題的。可是，那時正當日俄戰爭發生，他偶然在日本的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殺頭的事，被殺的和站在左右鑑賞殺頭的中國人，體格雖強壯，而精神麻木。這使他心裏十分感動，覺得要改造中國，應該先從改造人性入手，因此，他便轉上了文學藝術的道路，放棄醫學，來做文藝運動了。

可是，在這個時候，他的文藝運動的計劃，却是屢次失敗的。接着，他便回中國來，在杭州紹興等地方，教了幾年書。等到辛亥革命起來，他便到了北京，在教育部裏做一個部員，同時還在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擔任一些功課。——在這個時候，他也在提倡對於高壓者的反抗的。（他的收集在論文集墳裏面的一部份的文言作品，大概都是在這個時候寫的。）

接着，他以魯迅的筆名，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狂人日記，又在晨報副刊上發表阿Q正傳。於是魯迅之名，震動了新文壇，成爲中國新文壇上不撼的柱石。同時，他便意識的和中國的封建社會宣戰起來。

狂人日記，是魯迅的反舊禮教、舊道德的思想的結晶，這是中國新文學向封建道德開火的第一炮。「吃人的禮教！」「救救孩子！」都是從這篇文章裏送出來的號聲。阿Q正傳，是暴露中國落後社會民族性的代表作，寫出了辛亥革命前後的蒙昧的農民參加革命的典型。

這個時候，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已經起來；跟着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學生及智識份子，已經從過去的愚蒙的生活中覺醒轉來，負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責任了。魯迅在這個時候，便正式參加了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他領導着他們，不斷的和殘餘的封建軍閥的家奴，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走狗廝殺着。因為接着五四運動以後，一面？殘餘的封建軍閥的家奴，——如章士釗的『老虎報』（即甲寅雜誌）已經復活起來，一面，新興資產者羣的走狗，——如陳西滢的現代評論，又向統治者羣豎起了白旗，不斷的向新興的革命陣線進攻。因此，魯迅的筆鋒，便轉向過來，戳穿了這吃人的老虎，和向統治者搖尾巴的叭兒狗。（這些文獻，在他的雜感集如熱風，華蓋集，及華蓋續集等裏面，可以看到的。）

接着五卅運動以後，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在南方爆發。同時，關外的封建軍閥張作霖，以一九二六年春天，到了北京。他因為感於新興的革命勢力的威

脅，便下了狠心，要在北京逮捕五十個前進的智識份子。這時，魯迅因爲友人的勸告，離開他住了十五個年頭了的北京，南下到福建廈門大學任教。他在廈大只有四個月功夫，因風潮的關係，轉到廣州的中山大學。

五卅運動，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大關鍵。因爲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自從中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學生及智識份子等，加入了五四運動，才建立起來以後，到了這個時候，更加入了工人和農民這兩支壯大的生力軍，使運動能夠更加擴大和深入；同時，在思想方面，此時的理論，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們曉得，在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的封建軍閥重重壓迫下的中華民族，如果要解放運動，不直接起來與帝國主義抗爭，打倒帝國主義，則那些卵翼在國際帝國主義下的封建軍閥，是無論如何，也打他不倒的。

大概便在這一種認識之下吧，我們的魯迅先生，便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在革命的最高學府中山大學，擔任文科學長。可是，他在廣州也沒有多少時候，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中國的革命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動，許多革命青年遭受了極大的犧牲與艱危，因此，我們的魯迅先生便悲嘆着「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心中起了一個絕大的轉變，曉得「那些四平八穩救救孩子的議論，都是空洞的說話」，便離開了廣州。

魯迅到回上海之後，辦了一個奔流月刊，一面，仍在主持着從北京移到上海的後期語絲。這個時候，上海的文藝界，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方面，以魯迅為中心，與創造社及太陽社成對壘之勢。這時他一面反對違命的民族文學，因為那是「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面，又在反對浪漫諦克的革命文學，所謂「賦得革命，五言八韻」的東西，他是不贊成的。他說：「我以爲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他是主張從實際的鬥爭中、實在的生活中講革命文學的。

一九三〇年，因奔流停辦以後，又創刊了一個萌芽。萌芽不久也停刊，他便加入自由運動大同盟中。三月二日，左翼文藝作家聯盟成立，他簽名加入，領導着中國的普洛文學運動。從此之後，他是一直站在文壇的最前線，領導着中國的文學運動以至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

魯迅在從前雖然也不斷的參加着革命運動，但他的思想，依他自己說，是被偏頗的進化論所籠罩着的。可是，自從中國革命從一九二七年發生大變動之後，經過了一九二八——三〇年的革命文學論戰，他不斷的研究了許多科學的文藝理論，譯了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蘇俄文藝政策等科學的文藝理論專著，於是便從進化論的立場，轉到階級論的立場，站在前進大眾的集團裏，真正的成爲勞苦大眾的友人，反帝反封建的民放戰爭的鬥士。到了這個時候，他說：「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自己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你想，這是何等的偉大的見解，何等雄壯的氣魄啊！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中國受到了空前的「友邦」帝國主義的威脅，在一天晚上，竟然淪陷了整個東北的四省地面：第二年一月，一二八抗敵戰爭，又在上海發生，閩北吳淞一帶，盡在遠東帝國主義的砲火之下毀成荒地：中國的國難，入於空前的嚴重階段。而全國人民大眾又窒息於被侮辱被禁縛的氣悶的狀態中。因此，魯迅便用各種化名在報紙雜誌上，寫了許多雜感，來攻擊民族敵人漢奸和一切出賣民族虐害人民的醜惡現象。（這一部份的東西，大概都收集在他的雜感集偽自由書，淮風月談及南腔北調等集當中。）

後來在國內文學界爲了建立抗敵的民族自衛的文學而發生了一場論戰。魯迅先生曾發表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從他的遺言中找出有利於民族解放的警語和指南。爲了民族自由的利益，他是戰鬥到死的。

魯迅先生是死了，他的遺言，他所教給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遺訓，還天啟一般的在我們的耳邊響着：

「中國的最大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的生存問題！」
「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

羅曼羅蘭

寒風

人們一提起羅曼羅蘭，馬上就會聯想到法郎士、高爾基、巴比塞、紀德這些文豪，正因為他們都是漸漸由舊的領域裏而踏上新興文藝門閥的作家，可是羅蘭顯然有着他的特殊的生活風格。自然所有此等特殊風格，都不能歸因於他的天性或個性，而必須求之於他的生活環境與教養。

有人說，羅蘭是一個熱烈的英雄崇拜者，就他過去的思想與作品來說，這確實不能說是一種武斷。他早年頗歎服沙士比亞和悲多汶，以後又敬佩托爾斯泰、米勒、米契、爾安琪羅，這幾個人的傳記都是他的手筆。羅蘭在少年時代曾經有一個期間陷於絕大的矛盾的煩惱中，就是當他一向崇拜的托爾斯泰著書抨擊他素來心折的悲多汶和沙士比亞時，他感到徬徨歧途無所適從的痛苦，他必須在悲

多汶和托翁兩人之間選擇其一。這種「二者不可得兼」的苦惱使他毫不遲疑地寫了一封質疑的信寄給遠居俄羅斯的托翁，陳述他內心的矛盾，要求解答他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封信居然激動了那位素不相識的老文豪的心弦，在一個黃昏，他接着了托翁用法文寫的回信了。不用說托翁對於藝術的見解以及他對於這位有志的青年所給予的鼓勵，在羅蘭的生命史上留着不可磨滅的影響。羅蘭絕對不是如那些懷着虛榮心的青年一樣，一味以逢迎結納名人爲榮幸，他是爲着追求正義與真理懷着滿腔的熱誠而質疑問難的，不管他最初有沒有摸着正確的途徑。

羅蘭充滿着熱情的語言能夠感動遠方的一個老文豪，同樣他的誠摯而坦白的舉止言談亦會感動過一位智慧的德國老婦人，這位老婦人就是梅生堡 (Malinda von Meysenberg)，當他被派到羅馬去留學時，因友人的介紹，他認識了這非凡的老婆婆。年齡相差那麼遠（當時羅蘭才是一個廿三歲的小孩子，而梅生堡的高齡

已屆七十了），而他們居然成了最好的友伴，這是世人頗引為奇異的。其實這一點也用不着奇怪，當兩個人的理想，願望趨向一致而又能澈底的互相了解時，什麼民族、國家、地位、性別等等都實在不足以阻礙他們底友情的發展，年齡自然更不至成爲交誼的障礙了。羅蘭從這位老婦人所得到的，是豐蔚無比的人生經驗與銳敏無比的觀察能力的發展，而梅生堡則因這位青年藝術家而獲得了很大的慰藉與辨別偉大的可能性，兩人彼此都有所助益。他們兩人來往的通信簡直是超乎朋友的交誼之上，很容易給人誤認爲情書（已經印成了一個集子）。羅蘭常稱這位老婆婆爲自己的第二母親，而梅生堡對於他未來的榮譽亦有着確實的把握。就在這個時期，羅蘭已顯露他的日後的藝術見解的萌芽了。他有一次和這位老婦人討論到藝術的性質這個問題，曾反對梅生堡的藝術的超人的見解，而認爲藝術必然是屬於大衆的；這就可以窺見他文藝思想的高人一等。

羅蘭一生在和罪惡與不義抗鬥着，他的同情被蹂躪者被壓迫者的一顆心常常

對大眾閃着光輝。就如那年在法國發生了那件震動世人觀聽的德勒浮士案時，他就毅然站在被難者的一邊而向着不義宣戰。一個猶太軍官德勒浮士平白地被人加以通敵之罪，經軍事法庭祕審判處終身禁役，這件事不久就弄得舉國沸騰，甚至因此會引起激烈的反猶事件。這時的羅蘭就立刻挺身出來為那位無辜的犯罪呼喊奔走，直至這件案子水落石出為止（援助德勒浮士的當然很多）。

羅蘭不急急於希望成名，祇是耐心地按照他的願望計劃努力研究創作，有一個時期法國文壇簡直絕少提起他，直到四十多歲以後，他的名望像大海裏的燈塔一樣高高地昇起來了。

羅蘭今年六十八歲了，他的著作很多，主要的創作，小說方面有若望·克里斯托夫 (Jean Christophe)，克雷蘭荊 (Clarambaut)，戲劇方面有理性的勝利 (Le triomphe de la raison)，狼羣 (Les loups)，丹敦 (Danton)，聖路易 (Saint Louis)。傳記方面有悲多汶傳 (Vie de Beethoven)，米勒傳 (Millet)，米克爾安琪羅傳

(La Vie Michel Angelo)，托爾斯泰傳等。他秉着向來同情於弱者的奮鬥精神，一直到現在仍是堅決地和被踐踏者們攜手。他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爲着世界的光明前途而獻身。

紀德的文藝生涯與學作

寒 沖

一些都不加吹噓的說，紀德 (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是法國當代的大革命文豪之一，與巴比塞、羅曼羅蘭同其不朽的。他於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於巴黎。父系是法國南部 (游什斯) 人，母系是法國北部 (諾曼底) 人。他的父親的身世，是沒有他的叔父查理·紀德 (Charles Gide) 那樣地熟知。這位查理·紀德原是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同時是巴黎大學的名譽教授，法蘭西大學院的講學員，政治經濟學雜誌的編輯委員，法國合作運動的主角。紀德的幼年時代，在這位叔父的指導之下，曾獲得充分的修養，比在大學中所得為更多。

文學修養的充分不充分，從他自己對於古典文學的自負的見解上看來，就可以得到佐證。他甚至於說：『我現在把我自己看作古典主義最好的代表者，我快

要說出是唯一的一的代表者。」但他的這種修養，是在青年時代纔把握了一些中心的觀念。他對於馬拉爾梅教授會傾注了十分的興味，尤其關於馬拉爾梅的特殊的作家問題的理論，加以無限的重視。同時這位老教授，又是一個熱心青年教育的保護者，因此，兩人間的關係變得非常和諧而且親密。紀德之參加象徵派運動，不得不說是蒙受了馬拉爾梅的影響吧。這一派的作家之羣，尚有克勞德爾詹姆等，這兩個作家對紀德的影響也相當大，他們在文學史上也是值得注目的人物。

紀德既參加象徵派的文學運動，就動手寫就了許多的作品，包括着各種的藝術形式：詩、小說、和評論。

這些早年的作品，就已充溢着多量的智慧。一八九〇年，他出版了一部處女作，名非洛克德。隨後，以無名氏為筆名，出版了水仙之書，這是一八九一年。同年，又用無名氏之名刊行了華爾達的筆記。翌年，仍以無名氏為名出版試驗的情人和華爾達的詩兩書。一八九三年，出版了一部與岱尼斯合作的作品蕪林之旅

行。自此以後，紀德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本新書出版，但都並不是什麼偉大的作品，所以這時代可以說是準備的時期。

直到一九〇二年，紀德發表了背道者這部作品，才引起了讀書界與批評家的注意，視爲一種傑作。這部書，是摹擬尼采的善惡之彼岸的，顯然的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很大（關於尼采對於紀德的影響，有法國作家岱倫所著的尼采與紀德這一部書，可供參考）。隔了兩年後（一九〇四年）他把王爾德的印象寫成一部書，題名就叫王爾德。原來，英國的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自從一八九五年因桃色事件被捕判處徒刑兩年之後，在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間，曾赴法國北部沿海一帶和巴黎城中，在他困死於巴黎的客店之前，紀德曾經訪問過他的生活。這些生活，便具現在這部書中。

尤其使紀德一躍而爲文壇人物的，是他在新法蘭西雜誌上的活躍，而他的散文，更吸引了人們的視線，在讀者的心目中，已視爲今日法國散文家中的第一

人。此時出版的作品有窄門、浪子的歸來、新口實、伊沙貝拉、考里頓、巡迴裁判所的追憶、萬蒂岡的地窖（曾以無名氏爲名出版於一九一四年）、田園交響樂、假如種子不死、文選、杜斯托也夫斯基、偶記、性格、偽造貨幣者。一九二八年，他發表了岡果旅行記，在這裏很深切地表現了他對於被壓迫黑人的同情。一九二九年，刊出了婦女的學校，這部小說描寫一個少女，因爲受了宗教的毒很深的緣故，不敢向社會提出離婚的勇氣，於是只過了苦痛的一生。一九二九年出版了恰德的歸來，一九三〇年又出版了華爾達等三部書。一九三一年，也出版了奧地普等兩種。在這些作品之中，最傑出者只有背道者、窄門，和田園交響樂等三種，都是處理着人生倫理的、道德的、宗教的問題。偽造貨幣者則是訴出了青年的苦悶和動盪的心理。有的批評家說他「好奇而忠實，凡是生活上的一顛微波，經他搖筆寫來，便非常地生動」，或者有人說他「沒有一點不是恰到好處，也沒有一字是多餘的」，或者像日本的齋藤龍太郎那樣推重他，說他的作風是有

着秋光般的體式，滲透着清麗的宗教的情緒，氣品也極其高雅。他的藝術的特徵，總括起來，是所謂宇宙感，是動的調和與靜的調和，是渾然一致的感覺，是含有無限的情熱。這些評語都只是表現紀德的藝術，在這時期是成熟了的，試看一九三二年，紀德獲得了歌德獎金，也很可證明他的作品的魅力之龐大。

前面所說的一個時期，可說是紀德成熟時期，他在這時期是法國文壇上的人物，一直到他發表他的日記抄並轉換方向以後，才確定他是一個世界的文豪了。自一九三二年六月至十二月他的日記在新法蘭西雜誌上連載了半年之久。從這時起，他參加了國際革命作家同盟的法國支部法蘭西革命作家藝術家同盟，參加工作之初，便被推為會長，同時擔任了人道報宣傳股的工作，負起了反法西斯文化政策的使命。這次的轉變，穆木天君說他是由於個人主義的倫理觀點上出發的，這其實是錯誤的。最大的原因是因資本主義國內經濟恐慌所引起的法國文學陣營的分裂，紀德便是其中的一個人罷了。據狄拉克的分析，紀德雖然是「一個完全

和世界日常生活隔絕的作家』，如今『却也走向前去了』，轉變為一個『英勇地執行了自己的正確的義務的勞動人類的最好的朋友』了。

最偉大的青年作家蕭洛霍夫

寒·沖·

密哈衣爾·蕭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靜靜的頓河和開發了的處女地的作者，是蘇聯現在最偉大的青年作家。

他在一九〇五年生於頓州。父親是販賣雜貨，家畜和木材的商人，後來也會做過機器磨坊的經理。他的母親是一個土耳其女子的曾孫女，那時她帶了她的六歲的小兒子——就是蕭洛霍夫的祖父——作為俘虜，從哥薩克移到頓州來。

幼年時代的蕭洛霍夫，住在莫斯科。在小學裏讀了一些書。後來，他們移家到伏羅納希，蕭洛霍夫進了中學，還沒有畢業，其時適值德軍壓境，合家便避難到頓州方面。

在這地方，蕭洛霍夫就曾經目觀了內戰。一九二二年，他曾參加了對於那時

還使頓州不安的馬賊的戰鬥。到十六歲，他便做了統計家，後來又成爲扶養委員。

現在，他還是住在頓河附近。從窗口望出去，就望到頓河，因爲蕭洛霍夫的書齋是在惠密恩斯加亞村的白種哥薩克人家之間。這是一家大宅子的上面架着的鴿籠似的小屋。這樣的屋子，在他的四部作靜靜的頓河中是儘可以找得出來的。這一個村落，也就是蕭洛霍夫居住的地方。他的家就在旁邊的宿舍中。

有從莫斯科來訪蕭洛霍夫的記者問蕭氏爲什麼要遠離了莫斯科而住在這裏的惠密恩斯加亞村裏。

蕭洛霍夫回答說：

『沒有什麼，只是爲着創作的關係吧了。爲着搜集材料，所以和書中的主人公們住在鄰近，不斷地和他們會面，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可作無厭的觀察。』自一九二三年發表他的處女作以來，最令人注意的是四大卷的靜靜的頓河和

兩大卷的開發了的處女地。

這些勞作，據蕭氏的自述，都是經過相當嚴肅的考慮和修改的結果。譬如當他寫完靜靜的頓河第四卷時，有人曾說過如下的話：

「第四卷的草稿是已經寫好了，這一個草稿經過了好幾次的綿密的修改，到現在，這一位作家還在從事於逐章逐章的修改中。」

蕭洛霍夫自己也曾說過：

「一種計劃（指創作的計劃），確是一個長時期的工作。當我開始計劃靜靜的頓河的第一卷起到最近全篇結束為止，繼續着有八個年頭哩。」

蕭洛霍夫的工作時間，在每天清晨七時起，至夜晚為止。是不能不算勤苦的了。

蕭洛霍夫和任何一個地方上的人，都是很親近的。他曾旅行到外國去，到各國的農村，豬圈和畜欄裏去，和農民，知識份子，專門家談話。研究農業上，技

術上的種種問題。可見蕭洛霍夫當國內正在繼續着社會主義對農業的積極鬥爭時的出國旅行，並不是在一個旅行家的意味上去的，而是以一個建設者和革命者的姿態出現着的。

有人問他：「你的出國旅行，對於你的藝術方面也有所得嗎？」

他說：「我還要工作下去的。那就是我所以性急地回國的原因。」

蕭洛霍夫從外國歸來後，常在地方黨委員會總會和地方少共團之前，講述他旅行的經過。他自己的墨水筆內是常常沒有墨水的，所以他往往拿了人家的墨水或筆到地方委員會去出席。他的開發了的處女地，每一章段，都在地方委員會內和惠密恩斯加亞村的區前衛隊內朗讀過。在我們想像起來，那些聽衆是多麼的幸福呵！

現在，他的靜靜的頓河已經編成電影，他的開發了的處女地也已改編爲電影和劇本，在各地演出。但蕭洛霍夫並不自我滿足，反而指出了他的不高興之處：

「電影，對於我的情形是很不好的。靜靜的頓河只不過是一捲不很好的軟片而已。徐莫維夫的導演太粗心了。在銀幕上映演出來的開發了的處女地，簡直成了滑稽的東西，我對於這一個片子很不滿意。」

於是，他更進而歸結到這樣的結論：『由劇曲作成小說，不但是沒有而且是不可能的；由小說改編為劇曲，也是不一定可能的。』

奮發有爲的德萊塞

寒·冲·

S·狄納莫夫——蘇聯的一位極負盛名的文藝批評家——在他的一篇論文德萊塞繼續着鬥爭 (Theodore Dreiser Continuous the Struggle) 里，竭力地推重着近年來的德萊塞，甚至把他列入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的一羣，與羅曼羅蘭和蕭伯納等並肩在一起。文中說：

『羅曼羅蘭掉過身來，參加到勞動者羣團里來了。蕭伯納從蘇聯回國以後，也已經成爲一個新人了。德萊塞呢，和這些作家一塊兒地，是一個預言者，說道：資本主義的世界，正在崩潰，世界革命，却正在成長而且加強。』

像這樣一個巨大的美國文豪，倘若長此不讓我們大衆認識一下，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但在我要把筆頭轉入正文以前，還想先引一點插話。

是一九二七年，那時，德萊塞的作品裏保持着小布爾希亞的觀念和幻想，並且相當地承認知識階級的狹窄的集團能夠作為社會的領導份子。就在那時，上面所引的那位批評家就和德萊塞發生了熱烈的討論。狄納莫夫使着蠻勁，無情地批判了德萊塞，堅決認為知識階級的狹窄的集團，決不能成為社會的領導份子，却不可避免地必須轉向到一個鬥爭着的階級那一邊。這種指示，在那時，德萊塞是還不大了解的，但在他後來的作品中，却克服了不少，顯得有很大的進步。德萊塞之能接受善意的正確的指導，也是他的偉大的一面。

又譬如在去年夏間，德萊塞在國民 (*Nation*) 雜誌上發表了給朋友的幾封信，談到猶太問題的時候，對整個猶太民族表示了無差別的仇視。美國最前進的文學團體『新羣衆』 (*New Masses*)，認為在德國 法西斯蒂瘋狂地排斥猶太人的現在，德萊塞的錯誤影響太大，他們便派了幾個代表，和德萊塞往返討論了兩三次，並告以伊里契關於猶太問題的一九一九年的有名的指示。討論的結果很好：德萊塞

承認了以前一般的仇猶態度不對，認識了猶太的階級分化，完全服從了伊里契的指示和新羣衆同人的勸告。表現在具體的行動上的，是作了簽名負責的聲明：倘有法西黨徒利用本人的言論來作排猶的根據者，一律決予否認。

自然，德萊塞是偉大的，固不僅在於他的態度的磊落，性格的堅韌。他從小就是個頑強的反抗者。試看他的生平的過程吧。

德萊塞以一八七一年生於美國印提安那省的德爾霍脫鎮 (Terre Haute)。父名約翰·保羅 (John Paul)，原籍德國。爲了避免徵兵，於一八四八年從萊茵蘭移家美洲。他是一個農民，是一個嚴正的天主教徒，生平無所建樹，只知道對自己的兒女們強施宗教上的教條。德萊塞的母親薩拉 (Sarah)，是一個頗有理想的，性情又很樂善好施的女子。她一共生了十三個僑兒女。德萊塞是第十二個。弟兄之中，有一個名叫保羅的，也愛好藝術，且有文才。德萊塞在十二個人那一篇故事裏，曾給他留下了一幅寫照。姊妹行中有幾個像他小說裏的克莉和珍尼，有

幾個因爲家境太窮，在很年輕的時候，便私奔了。孩子們和父親都不大合得來，母親死後，都一齊離開家庭，各奔前程。所以德萊塞，在小孩時代，心境上便與生活的現實相接觸：生啦，死啦，窮困啦，性慾嘔，什麼都體驗到了。同時因爲他父親愛施天主教的壓迫，使他厭惡了一切傳統的宗教教條，尤其使他趨近於羅曼諦克的唯物主義。最早，他在印提安那省的一處瓦爾沙小學校裏讀過書。十六歲，到支加哥一家鐵器公司裏做工，一禮拜只得五元錢。十八歲，又復發憤入印提安那大學，但因受經濟壓迫，約一年後即被迫輟學。

學校生活，在德萊塞是受得很少的，最大的教育，都靠工作和職業而來，尤其是新聞界的工作。輟學後，他又回到支加哥，做一家地產公司的寫字員，後來又做一個傢具店的店員，但他不想終老在這種無聊的工作裏面。

一八九二年，德萊塞開始踏進了新聞界，起初在支加哥，任職於支加哥日報。繼至聖路易，給聖路易民主報和聖路易共和報兩報作巡迴通信員。於一八九

四年至紐約，次年作每月音樂雜誌編輯，直至一八九八年。後來，德萊塞即爲各雜誌特約撰稿人。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之間，歷任麥克呂，世紀，大同等雜誌編輯。最後任白達列克出版社主筆。該社刊有雜誌多種，以繪形者最有名。

德萊塞於一八九八年，娶了聖路易地方的一個很可愛的女子爲妻。這女子有信仰，有思想，又喜歡讀書。然而這場婚姻，却未見圓滿。後來，德萊塞感覺到有些束縛，於他的自由傾向頗多阻撓，終於雙方同意地離了婚。其後，德萊塞任在紐約，專心從事著作，計自一九〇〇到一九三一年間，所寫小說、劇本、自傳、及短篇散文有二十卷之多。出版的情形，有時並不順利，這是受着美國當局嚴厲限制的原故。他的作品中，如克利姊妹，天才，美國的悲劇，都屢遭禁止。

一九二七年，他曾遊歷蘇聯，回國後寫了一部遊記，叫做德萊塞的美國觀，對蘇聯的美好的現實，作了忠實的報告。德萊塞是走上了正當的路了。從以後的各種作品看來，德萊塞的遊俄，確然是替他劃出了一個尖銳的轉向的基點，成爲

他的發展史上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在一九三〇年，他提出了『擁護蘇聯，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干涉』的意見。他說：『我根本反對那對蘇聯所發生的任何衝突，不論這衝突從何而來。』

自一九三一年以後，他的著作更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革命的意識。他不僅在報紙上寫了許多政治論文，而且直接參加了勞動大眾的鬥爭和行動。因此，德萊塞曾被美國的布爾喬亞社會視為眼中釘，欲加之以罪刑。但這一切的迫害，並不會壓制了德萊塞向勞動羣團的前進；他依然是仔細地觀察着美國的生活，投身在嚴正的報道中，在社會和經濟的調查中，研究着統計，而且把他的鉅著悲劇的美國 (Tragic America) 擲中在布爾喬亞的臉上。這本新著，顯然是美國的悲劇那兩卷小說的續篇，在這里，德萊塞再度把過去作了一番檢閱。作於一九二五年的美國的悲劇，目的只在描寫一般美國人的個人悲劇。在著者的目中，資本主義的機構

似乎是極端地穩固的。但在這部悲劇的美國小說中，美國的現實却被表現在不同的光照之下了。武裝着數百種事實和多少的數字，運用着一個大藝術家的精到的觀察和天才，德萊塞擊毀了美國的所謂『德謨克拉西』的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斯蒂的連鎖。

是的，對於最前進最優秀的美國勞動羣團寄托着信心，也爲着他們而寫作，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懷着巨大的興味，也吸引着美國知識階層的最優秀的勢力，德萊塞正安然地勇敢地追踪着他自己的道路。

德萊塞今年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却還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挺進，這是值得我們衷心地感動的。他所走過的道路，略同於法國的羅蘭和紀德所走的道路，也正是一切前進的知識份子所走的道路。

丹麥的高爾基——納克索

寒·冲·

馬丁·安德生·納克索(Martin Andersen Nexø)有丹麥的高爾基之稱，是國際文壇上的一個老戰士。

他的身材不很高，胸部却頗闊，額部也比較寬大，眼睛很有神采，頭髮是灰白色的。——是的，他今年已經是一個六十七歲的老戰士了。

納克索出世是在一八六九年，生於丹麥首都高本哈根的貧民區。他是一個石匠的兒子，開頭做過牧童，後來又做過鞋匠。在他的兒童時代，一切的手工業者，饑寒交迫之下丹麥的手藝人，就逐漸變成了普羅列塔里亞。勞動者們從他們的東家那里開始學習了社會鬥爭的第一課。

納克索的成長，正是與普羅列塔里亞的成長同時形成的。他所屬的全階層所

印上了的足印，納克索的脚腫也踏過；他所屬的全階層所受過的鞭撻，納克索的皮膚也捱過。

在納克索和高爾基兩人之間，他們的第一步是極相似的。兩人都從深淵裏出來，從社會的底層出來。他們都蒙受着大膽的犬儒主義的「流浪的普羅列塔里亞」的浪漫主義的影響，甚至受其迷亂。他們都很接近民衆，認識民衆，且跟民衆極親切。他們都看透了時代的悲劇和恐怖。

生活造成人才，正像河流釀成泡沫一樣。納克索本人曾經在他的自傳小說中說到了他的這種過程。他說到他一生永遠留着的兒童時代的恐怖：刑場，滾屍；工警衝突，父老流血；孩子迷失，永不歸來，等等。

在納克索的少年時代，丹麥的社會主義者的宣傳，已經廣泛起來，把昨日的流浪的窮光蛋轉變為有組織的窮光蛋了。據那時的納克索說，社會民主黨，意思就是工人的父老，他們往往在星期日出入酒店，盡一日的酩酊，家居時和孩子們

在一起散步；讀書給他們聽。——納克索與社會主義者的關係，一層層的與時俱進，愈益緊張，愈益錯綜起來。但他沒有墮入改良主義的陷阱。

真的，他並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並不信無階級的社會可以無痛地生育出來。歐戰時期，納克索寫了許多有力的短篇，尤其是一些政論，猛烈地揭露了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因此，納克索自身就受到了莫大的迫害，他的作品也遭德國政府明令的禁止。伊里契說，納克索的小說是極好的作品，而且有翻譯的必要。這決不是偶然的。

納克索重遊蘇聯，是一九三二年的事，他在莫斯科歡迎會上，出示伊里契對於他的作品勝利者貝里 (Pelle the Conqueror) 的評語。

然則納克索是否為本國人所愛戴呢？

一個丹麥人說了：『不，那些高貴的布爾喬亞作家是不喜歡他的。』其實這也並不盡然。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在一九二二年，納克索要到莫斯科去。中途，在德國邊境的一個小市鎮上，他被捕了。但他的名字早已震動了德國的讀者，在那裏，一個德國的海關人員見他被捕，立即自行把他釋放了。並且說：

『哦，當然的，當然的，我難道還不知道你這位安德生·納克索先生嗎？我從小就一向愛讀先生的小說的呀！』

據說，這位海關人員，在年齡上較納克索約長十五六歲呢。

G P U兒童團在撒瑪拉開會，舉納克索為名譽保護人。他就決心去親身參加了。沒有伴侶，也沒有懂得一句俄國話。上了莫斯科車站，只說了一句『撒瑪拉』。到得撒瑪拉，就只對馬車夫說：『味契加』。馬車夫就把他驅至當地的G P U。可惜那時大家都在酣睡吧，叩了門，不應，叩了又叩，仍不應，納克索大大地生氣，拔步而走，走，走，走到了『兒童館』。突然的，一羣孩子飛投到他的身

傍，攀東爬西的糾纏着他，一場莫明其妙的談話便開始發生在他們的中間。孩子們給納克索看他們的破鞋。納克索若有所悟，便奔赴市街上買來了六十雙的『瓦林基』（俄語，意爲皮鞋），回到兒童館，各贈一雙。（然而讀者要知道，納克索也不是有錢人呵！）後來，納克索回莫斯科時，曾向他的出版者說明，凡以後本人應得的酬資，都請移贈兒童館。雖則至今時光已經過去了許久，可是納克索對兒童館是不能忘情的。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

那是在納克索六十歲的誕辰，丹麥的急進派替他舉行慶祝會。納克索在會議席上作了關於列甯的演詞。詞意熱烈尖銳，推崇列甯爲工人羣團的精練的領袖。

可笑的，那些無恥的新聞記者，爲了遮掩納克索所作關於列甯的演講，竟在社民報上演成了一個惡作劇，報上說：

『光榮的賓客，演講了對列文的大敬慕。』

哈哈，『列甯』變成了『列文』了；然而這一字之變，列甯這一偉人的名字却變成了丹麥的一個小作家的名字了。

這只是『蟬蟬撼大樹』，一動也不動的。——丹麥的安德生·納克索這一普羅藝術的創立者的姿態，依然是在世界勤勞大眾的前面顯得更明晰，更親切。

博學的小說家威爾斯

雲·輝·

威爾斯 (H. G. Wells)* 是英國當代一位博學多能的文豪，凡是讀過他的著作的人，大約可以看出他的才能是向多方面發展的，他一身兼爲小說家，生物學家，歷史家，政論家；他的思想也非常複雜，有時表現一點社會改良主義的傾向，有時又流露一些貴族主義的色彩。而他一生所經歷的生活實在也是很複雜的。

威爾斯少年時代是過着極刻苦的生活的。他做過布店的學徒與伙計。據說當他隨生物學家赫胥黎研究時，每星期只用一個幾尼。等到他在倫敦大學畢業之後，他又遭受着經濟的壓迫，使他幾乎再重回到布店裏去當伙計，但他同環境作不息的奮鬥，終於給他衝破了當前的難關，而向着自己的研究目標走去。

他曾當過教師，但那種恬靜的教書生活他終於過不慣，使他最感覺興趣的，

倒是文學。他具着極大的冥想力，常常提出許多奇特的問題自己問自己：世界到底從那兒來？現在向那塊走去？人類的苦惱怎樣可以絕滅？這些問題他都用自己的理解力作出答案來，雖然多數是不很正確的。

威爾斯受過很好的科學教育，尤其是生物學教育。他後來的許多作品就充分地表現了他的科學素養。利用科學的材料來寫小說，威爾斯可說是第一個，因為過去的小說家多半是受着古典的歷史的哲學的影響，或者憑空虛構，自然科學的氣味是很難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出來的。威爾斯曾宣稱自己的小說為「科學的羅曼斯」，實在是很恰當的自評。

威爾斯怎樣把他的科學思想展開在文學作品中呢？他是儘量地用奇怪的想像與臆測和科學知識交織起來，而又常常帶一點諷刺的意味。一八九五年他刊行了第一部科學小說叫做時間機 (Time Machine)，由此獲得了盛名。在這部小說裏，他想像着一個人發明了一部奇怪的機器，這人利用了這機器走到了八十多萬年的

未來世界裏去，等到他安然歸來時，便把他目擊的情景說了出來。後來他又發表了兩個世界的戰爭 (The War of the Worlds)。預言火星裏面的人將與地球上的人開戰。他想像着火星上的人頭部與兩手長得非常長，而身體其他各部，都長得很小。他們有一天忽然來到地球上，便在英格蘭和地球上的人交戰起來。他們用毒氣屠殺一切有呼吸的人，目的是要消滅地球上的劣等人種。但正在他們大打勝仗的時候，忽然都受到了地球上的病菌襲擊，因為火星上沒有這種病菌，這許多怪客也就缺乏那種抵抗病菌的能力便紛紛發瘋死去了，於是地球上的大災難倏倏免除了。他又寫了一部最初飛往月球的人們，也是一部幻想的科學小說。在這書裏，他假定有人發明了一種金屬物質，能夠隔絕地球或太陽的吸引力。然後把這種物質裝到一種巧妙的機器上，乘了這機器，那位發明人和他的助手便以驚人的速度飛向月球裏。他們看到月球裏也有居民，但形狀不像地球上的人類。後來這位發明人被月球上的人所殺，他的同伴帶了月球上的兩大金條乘原機同回地球，

不久他底機器便喪失了。這顯然是在諷刺那些爲黃金慾所鼓動而去冒險的人們。

威爾斯的科學小說不僅僅是由科學的想像構成，而且帶有強烈的社會諷刺，在他所著的神一樣的人們 (Men Like Gods) 中，他描摹着一個烏托邦，在這烏托邦里，沒有私產、國家、監獄、警察、病廢、之類的東西，人民都在一種儘量發展自己智能的生活狀態中生存着。一切害蟲和病菌都已毀滅，人類是過著無比的衛生的安適的生活。這個烏托邦實在是跟四百年前莫爾 (Thomas More) 的『烏托邦』差不多，不過多渲染着科學的色彩罷了。

靠了他的豐富的科學知識與想像能力，威爾斯在世界大戰前就已預言了大戰時的情形。他所述說的多是屬於戰爭技術與兵營的發明，這跟從前德國大思想家恩格斯 (F. Engels) 對於世界大戰的預言是不好比的。但威爾斯的預言後來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却是事實。

威爾斯對於資本主義的世界有時流露出一種憎惡的情緒，但他又沒有澈底反

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與決心。他曾加入過費邊社(The Fabian Society)。他對於所謂社會主義的信仰顯然是搖擺不定的。他近年來對於世界顯然抱着許多奇妙的幻想，他去年到蘇聯去，與史達林會見，表示自己對於史氏的欽佩，但他希望蘇聯要跟正在羅斯福統治之下的美國攜手合作，這樣世界便可以得救。

除科學的小說外，威爾斯還著了其他許多書。他用很美麗的文字寫下了一兩本很著名的歷史書——如世界史綱等，但他顯然缺乏正確的歷史觀，使他不能成功為一個很好的歷史家。但是他在生物學上的成就却是很燦爛的，他最近著的生命之科學 (Science of Life) 就是一部了不起的生物學鉅著。

最近威爾斯又出版了他的自傳，在這自傳裏，他不僅很誠實地寫出了自己，也很明晰地描摹了環繞着他個人的社會政治的變動狀況，這自傳一點不帶自誇色彩，甚至不隱諱他自己的錯誤。

威爾斯實在是一位具有誠實性格的博學多才的文豪，可惜他對於世界對於社

會的認識還很模糊，使他不能更進一步走向更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實在是是很可惜的。

印度詩人太戈爾

情·之·

十多年前稱爲『印度詩聖』的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曾到中國遊了一次，也曾受到了一部分文人的歡迎，但是因爲他要宣揚什麼『精神文明』『東方文明』，同時遭受到了許多人的反對。這位老詩人自從那回以後，就不大爲我們注意了。但他畢竟是國際文壇上有很高地位的一個，一直到現在仍有許多人盛讚這位詩聖爲東方弱小民族爭了不少的面子，把他和甘地看做印度的二大聖哲，對於他，我們實有重新估計一下的必要。

太戈爾出生於一個貴族的家庭裏，他的祖父是印度的一個王子，也是一個帶有開明氣息的地主的頭兒，他的父親是被稱爲『聖哲』的慈善家，重視道德，很能『克己利人』，但這種舊道德也只是在他那個社會圈子裏被視爲輝煌璀璨罷了。

太戈爾是在這樣一個饒有高貴的道德風的家族環境中長大起來，因此有人就以爲他『秉有祖父的仁愛氣質』，才使他能夠獲得日後在文壇上的崇高地位。但太戈爾不能像俄國的托爾斯泰一樣跳出貴族社會的沉腐的沒落的幻想圈子，不能像後者那樣能燭照社會的現實，這就使他的藝術染上了濃厚的唯美的夢幻的色彩。

正和許多貴族子弟所受的幼年時代教育一樣，太戈爾小時候是寂寞地關在自己的屋子裏和外界完全隔絕的。他不但沒有踏出家門一步，甚至連自己家裏的許多房屋都沒有走遍。在這印度的大觀園式的家庭中，這個孩子是被交付給幾個男用人看管的，那些用人常常在他的四周地上畫一個圓圈，叫他不能越出圈子以外。不過太戈爾倒是很敏感的一個孩子，他從被『幽囚』的房子的窗口裏望見窗外花園裏的各種景色，就引起了許多詩意的情趣。和他同伴讀書的，有另外兩個孩子，他們都互相愛護。大約就因爲處在那種灰黯的寂寞的氣氛中，使他那顆幼弱的心靈受到了感傷調子的烙印。有一回他捧着一本拉摩耶拉 (Ramayana) 讀

忽然悲傷得哭泣起來了。以後他的長輩就不再給他這一類的書讀。

對於家庭的束縛，太戈爾漸漸感到不滿，於是走進了學校，但學校終於又使他大失所望。他最初進的是一個東方學校，以後又改入一所師範學校，這學校裏的教師和同學都用一種冷酷的態度對他。他在課堂裏獨自沉默地想着許多人生問題。不大歡喜回答先生的問話。到了學期考試的時候，他的成績居然異常優良，完全出乎教師與同學的意想之外。後來他又進了一個彭加爾學院，但他只覺得這學校像一座監獄和病院。

他開始學寫詩是在十歲左右，他具有特別敏感的愛好自然的情趣，任何景物在他都感覺得有一種詩意潛伏於其中。他說：『我的童年時代記不大清楚，可是有一件事我是不能忘懷的，就是每逢早晨，我心頭常不知不覺地泛溢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愉快，整個世界對於我好像都洋溢着一種神祕。』很顯然地，他深深地受到了自然的美所給與的甜美的印象，他由此企圖在詩裏美化人生，美化一切。但

是人生與社會的裏層他從小到老一直就沒有體會到。

十七歲時，太戈爾跑到英國去留學，最初的目的本來是想學法律，但不久就回到故鄉來了。這一個時期他是盡情地過着極放浪的生活。他寫了許多詩，但隨寫隨毀，很少保留起來的。他的詩顯示了一種浪漫主義的作風，遭受了許多守舊的詩人的攻擊，說他破壞了彭加爾固有的格律。但他的作風後來居然引起了許多人的模仿。

太戈爾不但有寫詩的天才，而且有演劇的才幹。他從十四歲以後就寫過許多歌劇，他自己歌唱，自己演唱。

就在他熱中於文藝的時候，他的家長却要他再度送到英國去學法律，但畢竟沒有成功。他此後是傾全力來從事創作，許多批評家攻擊他，他一概不顧。不想後來居然給他找到了一位知己，這個人就是印度的著名小說家查托帕底亞 (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a)。太戈爾在一個宴會中碰到這位小說家，出乎意外

地是這位小說家對他表示最大的敬意。當宴會上的主人把一個花圈獻給查托帕底亞的時候，查氏却把牠轉贈給太戈爾，說只有這位青年作家才配接受這份贈禮，並把太戈爾的詩當衆讚頌了一番，弄得太戈爾手脚無措，眼睛裏充滿了感激的熱淚。這是他第一次獲得的無上光榮。

二十三歲以後，太戈爾的生活有一個很大的轉向，便是擺脫了以前的浪漫生活，而過着比較嚴肅的生活。結婚以後，他致力於創作愈加辛勤。他的父親很讚賞他的詩，有時常叫他站在一旁讀詩給自己聽。聽到了美妙的句子，便大笑起來。當他出版了兩個著名的詩集時，已有三十歲了。這兩個詩集一個是用梵文寫的，叫做桑吉特 (Brahmo Saugitis)，另一個是用英文寫的，叫做吉檀伽利 (Gitanjali)。尤其是吉檀伽利獲得了文壇上盛大的聲譽，英國大詩人夏芝 (Yeats) 特爲這詩集寫了一篇熱烈的介紹。

太戈爾從小受到了一種民族主義的薰陶，他的父親就是一個執拗的民族主義

者，他曾把一位友人用英文寫的信退回去，表示一個印度人不應用外國文字寫信。太戈爾很受父親的影響，所以常常歡喜跟一些民族主義者往來，有時討論用實業拯救印度的辦法，有時又討論到政治改革的問題。他寫了許多愛國的詩歌，被許多印度人傳誦着。但是他的詩歌是充溢着宗教的和平主義情調，他並不能指示印度人應向那一條道路走去，這就是他的詩歌的軟弱處。

一九〇七年太戈爾已和實際的政治運動脫離關係了。他此時幻想用教育來改造印度，他相信「充滿了自由與愛的教育不但能發展智力與道德，而且能造成一個精神的人」，這就是他的教育觀。他創辦了一個他自己理想中的學校，校址便是他父親以前用來靜修的『和平院』(Shantiniketan)。這個學校的確是採用很別致的教育法，學生不但須鍛鍊他們的智力與體力，而且須參加社會服務。在教育上的效率比以前英國人辦的學校都來得高。

太戈爾在國際文壇上的聲譽一天一天飛騰起來了，他的詩集譯成了各種的文

字。在一九一三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他在英國講演，受到了盛大的歡迎。

世界大戰後，太戈爾到處宣揚着他們的和平主義思想，他希望藉着自己的誠意來感動英國政府。但事實上英國紳士儘管讚美他的詩，而對於他勸民族自由的要求依然是不睬。

他曾和巴比塞等組織『光明團』。但巴比塞早已成了一個國際反吃人制度的戰士，而我們講老詩人呢？他正在做着一個軟綿綿的和平之夢。

現在太戈爾仍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很健康地活着，他仍然是所謂東方文明的主唱者。

一個新型的藝術家摩爾

寒·冲·

從社會的藝術的戰壕裏去學習，是每個有新氣概的藝術人所必走的一條道路。在這個不平凡的的年頭，一個藝術青年只是能夠欣賞幾幅古代名畫，畫幾筆賞心悅目的靜物、人體、山水、花鳥，讀幾本誰也做得出的藝術概論、藝術史，是斷不中用的。他必得一面要從周圍的實生活裏找尋活跳跳的藝術題材，一面學習正確的藝術理論和前列的藝術家的生活修養與藝術方法，基於後一個理由，我們自然有研究一些新型的藝術家的必要。然而說來慚愧，在異常貧脊的中國藝壇上，爲大眾所需要的世界藝術家一向是被人忽略了。譬如蘇聯的大藝術家摩爾 (D. Moor)，在海外已度過廿五六年光輝的藝術生活，而在國內就很少爲人所知道。如果倘有耐心的讀者肯去翻翻英文版的進步刊物，或莫斯科的兩種大報真

「理報和伊斯維斯棲亞——它們經常地載着他的圖畫，便可知他是蘇聯最受大衆歡迎的藝術家。並且在國際的藝術界裏，他早已是一顆北斗大星了。倘若能有機會到蘇聯的境內，則街頭上即可以看到他的大幅『普斯達』(Poster 即「照貼畫」)，踏進了那邊的美術院，也就常會看到他展覽在那兒的藝術品了。

摩爾曾有一篇自傳，回顧他的二十五年以來的創作生活和感想。他說他的藝術事業，始於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時期。那時他正在莫斯科大學肄業，同學中有比較急進的份子，或參加巷戰，或組織作戰部隊，活動得很厲害。十二月，莫斯科起事，受了挫折，一時便變成了濃黑的反動世界。但是散佈着不安和不滿的報章和雜誌，依舊出版下去，急進的小布爾喬亞兀繼續熱心於革命，推派了『愛美者藝術家們』去擔任出版工作，摩爾就是這些代表中的一份子。當時他尚無怎樣用鉛筆和刷子的觀念，却已充塞青年人的敵愾，便開始在報章描『諷刺畫』，每天畫一張，每天便改一次姓名。這些漫畫，畫得很壞，印也印得很壞。

而且所用的紙張也很粗劣，然而作品是『力』的藝術的表現；他那新的氣概和觀念，克服了一切藝術上的弱點，所以結果是保證了一種十分廣大的風行，勝利地達到了大眾的手裏。

暴風雨的日子過了，他就回到大學裏去求學，拋棄了一切關於鉛筆和刷子的事（即繪畫），一直到一九〇九年，他才像職業般的幹起藝術來。在報紙和雜誌方面，作了經常的投稿，其間日夜未嘗放下畫筆者，有七年之久。這是一種教育上的狂熱，而在那有能力的導師開林（Klein）的畫室裏，摩爾受到了他的系統的教育。其時比他年青的藝術家們，都很正確地表現着反抗學院主義、藝術狂想、唯美主義，常有他們主持的藝術展覽會，而摩爾也很熱心地把他的作品加入展覽。

替許多出版物方面擔任工作時，他定下了如下的任務：

第一、使每一作品隸屬於正確的觀念；

第二、使有目的的藝術成就『爲大衆』的新形式。

據他自己說，他的全部的藝術生活，都是給這些目標所渲染着的。

十月革命以後，這些目標就開始擴展，取了更確定的形態了。

自傳中說，那時他的堅決的信心是，『藝術應走入作家自身的集羣的大衆中間，同時，大衆應享受一種羣衆性和高級性的藝術品，這就使他達到了下述的結論：今日最需要的，是報紙插畫的生產，而不是再生產。這意思是說，藝術家應該顧到印刷上的器械、色彩等等，正像藝術家常常顧到畫布、刷子、和油漆之類一樣。這也就是說，我們是正在廢棄着單一的藝術品（繪畫和速寫畫）和多樣的藝術品（銅蝕版畫之類）以取得藝術大衆的生產。

他又認爲：新的觀念、新的作家、新的感覺，這種種都需要新的中介物和新的關係。我們所計劃的，所實踐的任務，便是要通過勞動者而建立起藝術家和大衆中間的一種運輸帶。而這種藝術是有它的限度的。在這種藝術中，色調的混合

是要以光學的方法設施上去的。色彩必須演出爲唯一重要的角色，它必須像距離和空間一樣地有目的的，而且是表現的。

從前會有過關於藝術上的公式，說是『在形式上是民族的，而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現在是何等地開展了啊！各時代，各民族積儲起來的藝術寶藏，如今是成爲一種國際遺產了——摩爾以爲我們理解怎樣使舊文化同化，以及怎樣穿上新的形式以適應於一切民族的時候，那麼這事實必須記住在心頭上的。

在摩爾看來，『自由王國』的藝術家的個人的責任感，是正在生長，不是以一天一天計算，却是以一點鐘一點鐘計算的哩。這無疑的是由於『創造性的自由』的感覺。

這樣，爲了藝術生產的量和質的龐大需要，這結果，就越發需要更多的青年藝術家去擔任這種工作。就爲了訓練青年藝術家之故，摩爾便到了佛克虎坦擔任了印刷學院（即高等藝術學校）的教授，在那裏設立了石印學講座。也爲了這訓練

青年藝術家之故，又講述了鋼筆畫，『普斯達』作品的理論。

在摩爾的國家內，讀者與作家是緊緊地黏附在一起的，因此，有作者，也有讀者，彼此都打成一片。凡是忠於自己的藝術工作的人，那邊的大眾便誠懇懇地，親親切切地獎勵着而且護持着他們。摩爾便是受着大眾的精神獎勵和護持的藝術家之一。摩爾說的話，可以證明這件事；『我的微弱的貢獻和活動，是受着國人的大而無當的獎勵的。』這裏也許洋溢着自歎的精神。

摩爾至今在新藝壇上健在而且工作着。他在前年曾應大眾之請，開過廿五週年藝術生活慶祝展覽會，爲了準備開展覽會，他曾趕製若干巨幅的『普斯達』和史太林演說時的畫像等等新作品加入進去。

摩爾是新藝壇的老人，但他的活躍的工作精神是極其值得尊敬的。他的自傳中的最後數行，簡直是他的平生勞作的宣言：

『我，在工作上，是忙得不可開交的，可是我有精力把這一切都克服過來

了。唯一的難堪，祇憐惜我這許多年是成爲過去了。然而，無論如何，爲着我已經目視了的新社會生活，我也極願意地把留剩給我的少數歲月獻給它。」

我希望着國內的進步的刊物上，會複製出他的一部分作品，即使不是全部。

世界語的創造者柴門霍夫

著·明·

世界語現在已經普及到全世界了，在中國也有不少的世界語運動者。我們看到了這種人造語在世界上發生了如此鉅大的力量，就不能不想起它的創造者——柴門霍夫。

柴門霍夫原來是一個醫生，他抱着極大的同情心行醫，但是他的興趣却集中到破除人類彼此間的隔膜這個目標上去了，這便是他創造世界語的本意。雖然柴門霍夫並不了解，造成人類的分裂與隔膜的，不是語言的分歧，而是私有社會制度的存在，但是他畢生努力的結果，却造成了一個輝煌無比的文化功績。他所構作的世界語是世界最便利而優美的一種語言，從他死後已為千百萬人所使用了。

柴門霍夫在血統上是一個猶太人，一八五九年出生於波蘭狄哥遜城。他的父親是一個熱心的兒童教育家，母親是一個慈祥而多智慧的婦人，柴門霍夫從小就顯出了出衆的智慧，而且勤謹異常，很博得了父母的鍾愛。在學校中他的功課成績特殊地優美，尤其是因為他的態度溫重優雅，很使師長同學敬重他。

在幼年時代，柴門霍夫就看見了波蘭人、俄國人、德國人、猶太人互相歧視互相排斥的慘痛情形，尤其是猶太人常常受到異族的凌虐，使他稚弱的心靈感到無上的愴痛。他常常想：「爲什麼同是一樣的人竟會因種族的不同而互相傾軋以至造成強凌弱衆暴寡的現象呢？假使各人都能互相了解，豈不很好嗎？他覺得語言的分歧是造成種族仇視的最大原因，波蘭人討厭俄文，俄國人憎惡德文，德國人不容許法文，法國人拒絕英文，這是最可痛心的事。倘使有一種中立的語言爲大衆公共使用，各民族之間的隔膜就可以打破了。」所以創造世界語的志願在幼小的柴門霍夫的頭腦裏就已經萌芽了。

十二歲時柴門霍夫隨着他的父母到了波蘭首都華沙，他在那裏進了一個著名的中學，對於歷史這門功課特別感到興趣。他覺得全部的歷史無非以戰爭和政治的變亂爲內容，戰爭使交戰國雙方的民衆飽受痛苦，而少數勝利者則以征服敵人爲無上光榮。民族間的障壁一天不打破，人類間，就一天不會得到和平。在這時候，他對於建立一種中立語的理想又熾燃起來了，這使得他的興趣又轉移到語言學的學習上去。他以極大的熱情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他希望藉着宣傳的力量使這兩種古代語言普遍地爲人使用，因此，他立志要環遊全世界，作普遍的宣傳，教人人把這爲人遺忘的語言復興起來，爲共同的目的而使用着。

然而他不久就覺察這兩種古代語言包含了許多困難，不易爲大眾學會。他於是希冀用自己的力量創造一種簡易而合理的人工語言。但是他立刻感覺到一種不易克服的困難了，就是要創立一種中立語，必須吸收各種語文固有的字彙，而屬於各國語文的字彙又是多得驚人的，怎麼能夠從它們當中加以完密的選擇呢？

有一次，他在街上行走，看見了兩塊招牌，一塊上面刻有“Suejarakaja”（波文傳達處）這個字，另一塊刻有“Kandiorakaja”（糖食店）這個字，他忽然對“Saka”這接尾語發生了莫大的興趣。他悟到了由接尾語和接頭語可以造成許多新字彙，而且不必經過特別學習，便可以教人理解它們的意義。他於是集中全副心力不間斷地研究各種語文的接頭語和接尾語。他發見了好些基本的接尾語可以把字彙大量擴充，他快樂極了。

他在中學時代以極大的興趣致力於語學的研究，學會了希臘文，拉丁文，以及德、法、英文，根據這些文字的語彙和文法的分析，他竟然起草了他的最初的人造語方案（和現在的世界語不完全相同）；那時他才只有十九歲。他的同學對於他所創造的新語言體系也感到很大的興趣，時常集合在他家裏討論，這一夥青年全都懷着實現人類大同的幻想，他們相信這新語言是可以破除世界各國各民族人與人之間的障壁的。

在大學時代，柴門霍夫是致力學醫。在解剖室裏，他常常想到被解剖的屍體，無論是屬於那一種族那一階層，人都具有一樣的器官，一樣的生理組織。當他們活着的時候，不是有同樣的生理機能和同樣的需要麼？爲什麼只因爲語言和膚色的不同，便把人類分裂爲許多互相仇視的羣體呢？他認爲，真非剷除民族間的隔膜不可。

在這時期，他痛楚地關心到猶太人被虐待的問題。他看見許多猶太人在人羣中常常羞說自己的族籍，他覺得這一種不能忍受的恥辱如果不洗去，那是人類間的污點。他同情於猶太人的復國運動——錫安主義 (Zionism)，但他却沒有積極參加這一運動，因爲他覺得許多錫安主義者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念，就是慣於誇大自己民族的優越，他認爲自高與自卑都是不應該的。

柴門霍夫在課餘之暇，仍舊熱心於新的人類語言之研究，誰知他的父親對於他這種研究極爲反對，背着他把他數年研究的心血結晶——關於世界語起草的原

稿全部焚毀了。柴門霍夫受到了一種絕大的打擊，但他仍不灰心。背着人又重新開始他的創作。經過了六七年的研究，改良和試驗的工夫，他終於把自己全部的語文創作弄成功了。他翻譯着各國名家的作品，並用新語文寫了許多散文、小說、詩歌，但在翻譯創作的過程中，他仍然不斷地發現了自己所創造的語文時常有缺點流露出來，他又細心不斷地加以改善，最後才成就了他那輝煌的不朽的作業——世界語。

一八八五年他開始了他的醫師生活。他的最深厚的惻隱心處處流露出來，從來不計較病人送給他的診費多少，特別是對於貧苦的病人，他總是用極和善的態度爲他們診病，有一次他看見一個鄰居婦人爲了她的嬰孩的殤折，傷心到了發狂的程度，後來在好幾個月中，還聽見她不斷的哭泣，他就決心捨棄了內科醫生的職務，而選擇了眼科的專門。他曾經跑到維也納去研究眼科，一年之後，他才重返華沙，開了一個眼科診所。但是他的興趣仍然是在世界語的研究和創作方面。

當時同情他鼓勵他的，是他的未婚妻斯賓尼克。但是他找不到一個願意出版他的書籍的書商，他感到異常的痛苦。幸而他的未婚妻的父親盡力成全他，爲印刷他的書籍而拿出了一筆很大的費用，他的用新語言寫成的書終於能夠出版問世了。他立刻獲得了各地讀者、語言學者與文學家的熱烈同情與讚美，或則提出問題，或者貢獻意見。簽名贊助響應他的人有一千餘名。就在一八八九年他發表了世界語同志的通訊錄，而「Esperanto」（『希望者』之意）就成了他所創造的國際語的通用的簡名了。

但是他雖然在精神上獲得了莫大的慰藉，而物質上的艱苦依然不斷向他襲來，這使得他不能不到外地去行醫來維持生活。同時他還得負責編印一種世界語雜誌，用盡了一切精力和財源。幸好他有一位朋友名叫特郎彼特（W. H. Trom-
Peter）的非常同情於他，把他大部分的收入來捐助世界語雜誌，作爲出版的經費。此後世界語運動就一天一天開展起來，在國外也有它的贊助者與信仰者

了。

有一個時期，這位世界語創造者就住在猶太人區域的一條陋巷行醫，他從事於最低廉的診治，還有完全不給診費的，他也照樣爲人診病。在工作的餘暇，他還從事於著作、翻譯、通訊。

世界語運動以飛快的速度推廣到歐洲，在各國都成立了宣傳研究世界語的組織，各國的世界語同志以柴門霍夫爲中心，在日內瓦各地開了好幾次的國際世界語大會。在大會上，他總是竭力傳佈他的民族平等人類互助的理想。

世界大戰爆發後，各民族間的仇視鬥狠又在他眼前一幕一幕搬演了，他憤恨，他向那些虐殺猶太人和其他弱小民族的當權者提出抗議，當時竟有人攻擊他，說他是國際間的危險人物。他打算發起一個『中立人類宗教的國際大會』，來消弭戰爭。他沒有估計到這是一種行不通的理想。終於使他陷在失望之中。

就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患了重病，在病中他仍然是禱祝世界和平早日實現，

然而殘殺流血的慘劇像是永無休歇地延長下去，他痛楚到了萬分。四月十四日他的呼息竟窒塞得使他不能言語了，這位懷着美妙理想的世界語創造者就從地上消失了。

柴門霍夫的理想雖然不免帶有幾分烏托邦的色彩，但是他創造世界語的偉大功績却是永遠不朽的。

加里甯夫人

嘉音譯

沒有到過俄國的人，對於那邊的夫婦關係，一定會覺得驚異的。

許多到過蘇聯的外國人，都以爲這是俄國社會上的一種好現象。在那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對其他親戚，絲毫沒有影響，就是夫婦，也祇算是一種私人的關係，從來沒有妻以夫貴或夫以妻貴的事件發生的。一個人想得到榮譽以及社會上的重要地位，只有孜孜不斷地從事工作。因裙帶關係而顯貴的，這種事情在蘇聯而今是斷跡了。不但這樣，夫婦父子等的家庭關係，也從來不在報上發表的。

像前幾年史達林的妻死的時候，報紙黑邊的追悼版上祇登載她的名字，工作等等，到末了才附帶一句說，她是史達林的『伴侶和同志』。在她死前數月，她是某技術學校的學生，預備將來做一個人造絲專家。關於她的日常生活以及軼聞

的記載，外國報紙時常可以看見，可是在莫斯科的報上却不容易找到。

普通講來，丈夫比妻子有名的却比較多些，還有一種是夫妻都是要人。列甯夫婦便是一個好例。列甯的夫人克魯卜士卡雅 (Krupskaya) 在列甯生前便已經享有大名了，她現在還在教育委員會中擔任要職，素來為青年的革命家所稱佩。

列甯格勒有某要人，他的夫人在司摩蘭斯克地方管理一個出版社，他們夫婦倆有時偶然在工作旅程中碰在一起。可是大半等到六星期的假期間他們才實行同居；還有某要人，他曾經對他那享有大名的妻子說：『我情願三年看見一次有不同的世界可以互相交換的妻子，而不情願有一個每晚見面，而祇有家事可談的妻子。』從這些事實上，我們很可以明瞭蘇聯的夫婦關係了。

現在我們要回到本題，談談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加里甯夫人伊凡諾夫娜的事蹟。

伊凡諾夫娜現在已經不折不扣是稱得上一位蘇聯女英雄了。五年前，她抱着

大無畏的精神，深入西伯利亞山中那些荒蕪不毛之地，在遊牧的亞爾泰族中，建立了一個大農場，一個健康文化的中心。關於這樁事，外國人非常注意，並且紛紛談論着，而蘇聯人民却反而漠不關心，視為常事。

她平常因為專心於建立農場的事務，所以空閒的時間很少，有的時候才偶然的到莫斯科去一兩次，以便和住在克林甫的加里甯通電話。她時常邀請加里甯到亞爾泰大農場去參觀。該地離莫斯科足足有五天的路程；可是加里甯到現在還得不到空閒去。在俄國人的心目中，私人生活——就是大至主席的私人生活，也不過是私人生活而已！

她為要引起各界對於該大農場的注意起見，往往邀請新聞記者以及長官前往參觀，可是她祇用私人的名義，並不捧出主席夫人的招牌。該地離蘇聯的中心區很遠，遠得連說要到那邊去的時候，大家都會矚目的問那是什麼地方。那是一個遠僻的所在，普通地圖上都找不到名字。到那邊去要先乘四天火車，再換汽車經

過兩天一夜的泥路。我（原著者稱）得了這個經驗，才知道加里甯爲什麼不來，我反而奇怪爲甚麼會有人到這種地方來了。

加里甯夫人的確是個克苦耐勞的先鋒。那天我和她在路上乘着舊福特汽車，車子顛簸得非常厲害，我覺得頭暈腦脹，非常不快。當時山中又有大風雨，她祇用普通工人商店買來的帆布大衣遮住身體。後來我們到一間污穢的小屋中過夜，她便在木板上憩睡。過二天我們到了奧洛城，她辦理了十幾件事情後，便叫了汽車再走，毫不休息。雖然這樣，可是她却能保持着活潑的精神，她有着農家女的活力與美麗，並且有紅暈的面頰，結實的身體。

她很有吸引力，可親而又年青，她的年齡在三四十歲左右，全部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在她那簡陋的草屋中，有着臥室，辦公室以及客廳。在清晨，便有工程師來報告開掘水池以及建造電氣廠的情形，接着蜜蜂管理家或牧場頭目也來了；後來又有地方黨部祕書以及學校校長來討論技術訓練的擴充問題。總之，她

一天到晚很難得有閒晷的時候。

她說：『在許多年前我便看見亞爾泰了。那是列甯逝世的那一年，我的母親也死了，我在幾個月中身體都軟弱得不像樣子，我怕再在莫斯科工作。我在病愈的時候，有一次，我同朋友去看電影，剛巧看到亞爾泰地方的影片。我愛那山谷的美麗幽靜。我覺得那些遊牧民族的落伍生活需要改良，他們需要有人去注意他們的問題。於是我便向黨請願派我到那邊去工作。』

在起初的一年中，她組織工人團，婦女隊等去幫助那些遊牧民族耕種，後來便回到莫斯科。可是西伯利亞山中還非常需要她的力量和指導，她告訴我說：

『我恨繁雜的莫斯科，我愛山。』

五年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因為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等休養處所住的人數太多了，決意多置幾處休養處以便告老的工人以及官員等長期休養，於是她記得了亞爾泰。

他們對她說，倘使你肯去管理亞爾泰的休養處，我們便讓你住在那兒休養，於是她便去了。

上頭是大青山，下邊是開頓河，這便是老工人和官員的休養地。此外，他們給土人以文化，並且創立了開末爾國家農場。那邊的土地不是極肥沃的，可是經營的結果卻頗有可觀。

現在那邊的兒童會念書，也會作各種遊戲了；他們有牀睡，有山薯，白菜等的農業物吃了。亞爾泰人不久以前，還用火石取火，現在却有電燈了！

一個西伯利亞少女，十九歲的教師奧曹玲娜告訴我說：『起先他們對於我們所穿的薄衣裳覺得非常驚異，因為他們四季都穿皮衣。教授的時候感到非常困難，因為他們往往聽講或討論五分鐘便覺得厭倦了，連遊戲也覺得吃力。女孩喜歡靜坐，男孩喜歡打架，這是他們的習慣，可是不久，他們便很熱心地玩着排球了。』

加里雷夫人努力的結果，現在亞爾泰已經有了國家學校，有了旅行的報紙。可是她不願意做個主席的夫人，她雷願做個可敬的獨立的女性。她真夠得上做一個代表着現在蘇聯婦女的典型！

註：…本篇係根據美國留俄女記者路易女士（Anna Louise Strong）原著；蘇維埃主席的夫人譯作。

居禮夫人的科學生活

情之

近代許多大科學家大發明家是在資本主義的園地中培植出來的，但是當我們拿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然科學家技術家和資本集團豢養的社會科學家比較時，我們就立刻覺得前者自有其偉大光輝處，因為他們為真理為物質文明服務的精神是無論如何不可湮沒的，而對於後者就會生出一種鄙視與討厭的心理，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學說上常是替主子們幹麻醉欺騙羣衆的分作。

前年死去的『發明大王』愛迪生雖是替資本主義服務的，但是他的死却無疑的是科學技術界一個大損失。現在發見鐳 (Radium) 的居禮夫人 (Mm. P. Currie) 又死去了，不但全地球的科學界悼惜她，凡愛好真理的人都不免感到從地球上永遠失去了一顆亮星。這位大科學家一樣是給資本主義的科學教育教養出來的，而

且她利用了資本主義給她的物質幫助成就了她的事業，但是沒有疑問的，他在科學上的功績却沒有沾染資本主義的污垢，她的燦爛的科學發現正和她析出來的鏽一樣，具有驚人的放射能力，給自然科學以絕大的感應震動。自然，她的全部為科學努力的生活也是值得我們欣羨的。

居禮夫人得以成爲空前的女科學家，和她從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也有很大的關係，她的父親就是一個長於數理科學的教授，母親也是很能幹的女教育家。她從小一方面接受了父親的科學薰陶，一方面很愛好藝術，特別喜歡音樂。十七歲時她做了一個鄉村的家庭教師，但是她對於科學的求知慾漸漸熾烈起來了，她決定要到法國去研究數學物理學。

她是波蘭人，當時波蘭給俄法德三大帝國主義瓜分爲三大塊，使她感到『亡國之痛』，她雖祕密的參加了一點民族解放的學生運動，但畢竟因爲科學的興趣太濃烈，在一八九一年來到了巴黎，過着極刻苦的求學生活。她的求學費用最初

主要的是她當教師時積蓄下來的。

三年以後，在巴黎的一個家庭宴會上，有一位素來不願結婚的青年科學家，無意中給一位奇特的女性吸引住了，他們一見傾心，熱烈地戀愛着，他們彼此都相信着：在世界上任何人也不能代替對方成爲自己最理想的愛人，一八九五年這對情人就結爲夫婦了，不，結成爲一對爲科學努力的工作伴侶了。這便是皮爾·居禮（Pierre Currie）和瑪麗·史克羅朵敷斯卡（居禮夫人的名字）的結合。

普通的人總以爲一個女子一結了婚，在學問事業上就完結了，而且在事實上，也十個有九個如此的，但是居禮夫人却是一個叫人驚歎的例外，居禮當初在給史克羅朵敷斯卡的求婚信裏有這麼一句話：『要是我們倆能夠結爲永遠的伴侶，來共同爲科學和人類光明努力，這事業該是多麼偉大呢！』後來他們照了這句話做去。當起初居禮是研究電磁的，夫人做他的助手，結婚後三年生了一個女孩子，夫人於幫助丈夫工作及治理家務餐事外，更須哺育小孩。那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

實驗室，後來學校給了他們一所破房子，那便是他們做試驗工作，成就光輝的科學發見的所在。

居禮夫人後來在科學上的成就固然大部分要歸功於她丈夫的合作，但是她還得感謝前輩和同時代的科學家在科學上的貢獻，假如沒有克魯克斯發見真空管的陰極綫，瓊琴發見愛克斯光綫，倍克勒爾發見鈾，她的成功是很難的。居禮夫人最初就是用倍克勒爾的電解方法試驗各原質及其化合物有沒有放射作用，結果於鈾之外發見了兩種放射原子，即是釷和錒。以後他們更傾全力發見了一種新質的化合物名叫鐳（或稱銻）的，這便是近代原子學上最偉大最值得紀念的發見，後來夫人析出鐳的元素，發見其化合物的放射強度比鈾大了二百五十萬倍。例如一格蘭姆的鐳如果完全發洩牠的熱力，可在一分鐘內使三十二噸的冰水沸騰起來。

夫婦兩人正期望長久攜手並進，成爲終身的科學合作者，不料有一天意外的災禍使這兩位科學家悲慘地分手了！一九〇六年一個晚上，居禮先生在路上給汽

車壓死了。夫人的哀痛自不消說得，這時她已是兩個女孩的母親了。但是她絕不因此灰心，她加倍向着科學努力。巴黎大學聘請她繼居禮先生而為教授，巴黎大學有女的科學教授是從她起。

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起來了，屠殺得極其殘酷，無數人由此沉於血海中。帝國主義者一面大演流血的殘殺，一方面自然也需要科學家，救治他們的傷兵，好再送往前線當砲灰。這時為居禮夫人發見的鐳就有很大的用處，而且夫人有許多時候在傷兵醫院中服務，據醫學界的人估計，這『寶貝』救活了歐戰時受傷者有五萬人，後來又應用醫治癆病。因為『鐳』這項東西極其稀少，所以價值也就特別貴。

居禮夫人是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出生於波蘭的首都華沙；死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六十七歲。她的出名著作是放射能論。

天才舞蹈家鄧肯青年時代的奮鬥生涯

若·明·

偉大的舞蹈藝人鄧肯 (Isadora Duncan) 女士在一九二七年因汽車肇禍慘死了，但是我們對於她的記憶却極其鮮明，她的藝術連同她的生活性格，在現代的藝術史上將留下永不可磨滅的景片。

鄧肯的成功史在她個人乃是一部很艱苦的奮鬥史，她會跟貧困搏鬥，也會跟一切庸俗勢力抗爭，這裏讓我們來敘述她從幼年時代到青年時代的奮鬥生涯吧。

鄧肯的母親是一個與丈夫離了婚過獨立生活的女子。後來當了音樂教師，收入很少，還要負擔四個孩子的教養責任，所以她們母女過的是很艱困的生活。鄧肯因沒有母親的嚴格管束，得以自由地在外面遊蕩着。這位『野孩子』從小就帶着一股反抗的精神。有一回正是聖誕節，學校裏的教師分發糖果給學生們，並且

喊着說：『孩子們，你們瞧聖誕老人帶了些什麼給你們。』鄧肯那時才五歲，便站起來說：『我不相信你所說的，我不相信什麼聖誕老人。』先生很不高興，責備她，叫她坐在地板上。她却對同學作了一番反抗的演說：『我不相信別人說謊，我的媽媽說自己太窮了，不能做聖誕老人，只有那些有錢的母親們，才能假裝着聖誕老人送東西給孩子。』當先生再罰她站在牆角時，她又大叫『沒有聖誕老人！沒有聖誕老人！』

鄧肯從小就討厭學校的教育，這的確是許多天才共同的心理。她說她對於學校的功課毫無興味，她的真正的教育，是晚上母親把德國大音樂家悲多汶（Beethoven）的音樂彈給她聽，把莎士比亞、雪萊、濟茨、朋斯的詩讀給她聽。

六歲的時候，鄧肯便教鄰居的一些小孩子們唱歌跳舞，她的母親爲她彈琴。因此開了一個小孩子的跳舞學校。四五年後，學生人數加多，鄧肯便請求母親不要再送她進那乾枯無味的學校，不如在家裏以教歌舞賺錢。母親答應了她，並且

又添招了許多學生，校務非常發達。鄧肯那時不過十歲，但因為人長得很高，便把頭髮梳在頂上，揚言自己已經十六歲了。

雖然鄧肯母女都能自食其力，但總是窮困的時候多，鄧肯常自告奮勇地到外面去除麵包羊肉。她知道用溫和的言語去馴服兇猛的屠戶與橫蠻的老闆。有一回母親做了幾件絨織品，拿到店裏去賣，店裏的人不要，便對着絨織品流淚。鄧肯於是把絨織品放到籃子裏提到街上去賣，把每件都賣完了，而所得的錢居然比店裏所出的價錢高了一倍。這位孩子的生活勇氣逐漸增大起來。她看不起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說對於他們不但沒有絲毫嫉妒心，反而覺得他們非常可憐。

鄧肯不但熱中於跳舞與音樂，而且很愛讀各種有名的文學書籍，她常到圖書館借書瀏覽，把迭更斯 (C. Dickens)、薩克雷 (Thackeray)、莎士比亞的全部著作讀完了。讀得起勁的時候，甚至澈夜不睡，而所用的燈光，就是她白天到處搜尋的蠟燭頭子。她還寫過一本小說，辦過一份小報。

有一次有一個旅行演劇團在舊金山表演，鄧肯便鼓起勇氣去見該團的經理，要求參加表演，意思是想跟這劇團到各處去，兼事學習。經理叫她試一試舞藝，誰知只跳了一個節目便給經理拒絕了。他很不客氣地對鄧肯的母親說：『這種東西在戲院裏全不中用，你還是把這位小姑娘帶回去吧。』鄧肯受了這個打擊之後，知道再在舊金山住下去是沒有用處的，便跟母親辭別了兄弟們到了支加哥。不料在這地方又是到處碰壁，她見了許多劇院經理，表演了好幾次，而那些市儈式的經理們都給她同樣的回答：『好是好，只不適宜在戲院裏表演。』原來鄧肯所表演的跳舞，全是帶着自由的希臘式的作風，跟當時美國流行的跳舞完全不同。

過了不久，鄧肯母女倆所帶的一點錢用完了。她們沒有錢付房租，行李全被房東扣留起來，便在街上遊蕩。後來還是把一條花邊賣了，付了房租，買了一點番茄，作爲每日充饑的食糧。饑餓在她們母女的體內燃燒着，使得鄧肯不得不跑到職業介紹所去。但是一到了職業介紹所，站在櫃台裏的婦人劈頭便問她說：

『你能幹些什麼？』鄧肯回答說：『什麼都能幹。』而那個婦人竟毫無禮貌地對她說：『我看你什麼都不會幹。』鄧肯氣得不得了。於是在某一天跑去見共濟會屋頂花園的經理，要求他給她一個表演機會。當那位經理看見鄧肯表演了一個節目之後，又搖搖頭，說這東西要不得，要是能跳一點口味比較有刺激性的東西，便請她。鄧肯沒有辦法，只好依照他所提出的舞姿與服裝答應下來。但是她有的只是一套希臘式的舞衣，那位經理所要的荷葉邊的裙子却沒有，而且一時要趕做起來又沒有錢。她想了一想，便跑去見一位衣店的經理，要求他賒給她一條荷葉邊裙子，那人居然就答應了她。她回到家裏，又是快樂，又是焦急。母親通夜替她縫好了那一套新舞衣。第二天鄧肯便穿着這身有荷葉邊裙子的舞衣再表演給那經理看，很賣力地把經理所需要的『刺激性』表現出來了，這回總算成功了，經理很高興地對她說：『好得很！明夜我可以爲你宣佈一個特別節目。』鄧肯從他那裏先拿到了一筆預支的薪水——五十元。

這個意外的成功把她們從饑餓中救了出來，但鄧肯反而覺得那種勉強的取悅於人的舞術對於自己是一種莫大的苦痛，雖然她是博得了許多觀衆的讚賞。

夏季過去了，饑餓又像火一般在鄧肯和她的一家人的胸口燃燒着。恰好有一個著名的劇院經理名叫達利的來到支加哥，鄧肯便鼓起勇氣求見他，並且在他面前作了一次關於跳舞藝術的滔滔的演說，使他感動了，便派她充一名啞劇中的配角。這種啞劇本來不適合她的個性，但爲了要打入戲劇界，便也不能不耐心學習。可是出乎意想之外，班中的紅伶對她非常冷淡，而那位以愛美著稱的經理先生也並不能十分賞識提拔她。物質上的艱困且不用說，而那種忍受不住的精神痛苦使鄧肯陷入失望的悲哀中。

支加哥既然不容許鄧肯的天才得到發展，她不久便來到紐約了。她和母親兄弟姊妹一共五人租了一間簡陋的藝室，爲減輕負擔，她們不能不把藝室出租半天給教音樂演說的人。出租的時候，她們全家便得在外面散步。

在紐約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和富家太太，他們爲她開了好幾次跳舞會和音樂會，鄧肯的舞蹈天才立刻博得了紐約上流社會的讚歎。但是那些富家太太和貴族夫人對她過於刻薄了，付給她的報酬還不夠開消她們的伙食和旅費。鄧肯後來在自傳中寫道：『老實說，當時在紐約沒有人對於我的思想有一種真正的同情和幫助。』

鄧肯和她的母親兄弟在紐約開了一所跳舞學校，而租了一個旅館的地層房子做校址，可是她們的學費收入老是不夠開支，積欠房租甚多。有一夜，旅館忽然失火了，鄧肯一家人雖由此免除了一筆應還的債務，但他們所有的行李、傢具設備統統燒光了。這樣他們在紐約再也住不下去了，不能不設法到倫敦去。可是到倫敦去，須得要一筆很大的路費，當時他們正在遭逢火災之後，那裏有辦法動身呢？鄧肯忽然想到了一個法子，她鼓起勇氣向那些曾經請她跳過舞的有錢的太太借錢，雖然遭了許多次的白眼，但終於湊集了三百多元。於是一家人搭了一隻運

牛的船到了倫敦。

倫敦使她的眼界和心境忽然開闊起來了，但剩下來的一點錢逐漸用完了，許多旅館都拒絕他們投宿，他們不能不挨着餓在馬路上公園裏遊蕩。有一天，鄧肯和她的兄弟在一個老禮拜堂的墳墓旁邊散步，拾起地上一張報紙，忽然看見有一段載着某夫人在倫敦的格羅芬勤大宴客的消息，這位夫人是以前在紐約因跳舞而相識的。她立刻跑去見那位夫人，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此後鄧肯就在她家裏的宴會中跳了幾次很出色的舞，她的名聲漸漸傳佈在倫敦一般紳士淑女之間。

有一次，有一個從柏林來的大音樂廳的經理跑來見她，一定要聘請她到柏林去做職業的舞女。鄧肯嚴辭拒絕了，那位經理過了幾天又跑來要求以每晚一千馬克的代價禮聘她去，她登時怒吼道：「我到歐洲來，不是爲着那些吃飽了的資產階級飯後娛樂而跳舞的，請你不要嘮叨吧。」

後來鄧肯跑到匈牙利、奧大利、德國、意大利各國的大都市去跳舞，觀衆對

她發狂般的傾倒讚美，這樣她的跳舞藝術總算成功了。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她的藝術實在是供一般有閒者消遣的，後來她來到蘇聯，接受了新的社會理想，她的藝術觀念才有了極進步的轉變。